

遜志齋集

冊六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三

旰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演輯訂

十一世 孫忠奕

重編

十一世 孫振節

序

宋氏世譜序

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天下至大也睦吾族何繇而化之人皆欲睦其族而患不得其道吾為之先孰忍棄而不效乎有族者皆睦則天下誰與為不善不善者不得肆至治可幾矣睦族之道三為譜以聯其族謁始遷之墓以繫其心敦親親之禮以養其恩譜之法正月之吉會族以修譜也四時孟月會族以讀譜也十二月之吉會族而書其行以為勸戒也謁墓之法春序飲以申禮義秋序飲以明憲章也親親之道喜戚富貧相慶弔周卹也老壯稚弱

相敬讓慈愛也役相助也力相藉也難相拯而死相葬也斯三者並行雖士可以成化況有位者乎不難於變天下之俗況鄉閭之近者乎近者宜其易爲有位者宜其易化然而莫爲且莫化者知道者鮮也知道而有位人焉得而不望之乎金華宋氏太史公之族太史公以道德文學師當世道之行先於其俗凡可以睦族者無不爲矣斯其譜也譜非公一代之書後世之所守者也非止一家之事舉族之所取則者也使遠而後世衆而族人皆如公之心雖無焉可也苟爲不然有法以傳之猶恐其或廢況徒譜乎某是以私附其說於後俾後之人得以覽而擇焉絲一族而推之天下將必自茲始此固公之志也歟

謝氏族譜序

先王之盛以井地養民以比閭族黨之法聯民以學較三物之典教民凡羣居耦聚者非必有昆弟之親宗族之序然貧能相收患能相卹喪相助而死相葬喜相慶而戚相憂小而五家之比大而萬二千五百家之鄉其情皆如骨肉之親之厚且篤也及乎法弛教失雖同宗共出之人乖離渙散而不相合貧也而

或陵之患難也而或乘之死喪也而或棄之於是倫理大壞而不可振嗚呼王政之廢興豈細故也哉當其行也能使至疏者聚而爲膠漆及其已廢至親之愛皆化而爲途人親睦之俗成雖天下不足治情乖勢散之餘士者欲善其家族猶且難之吾以是知先王維世持民之道非後世所能及而後世之爲士者難於先王之時也象山謝德祚氏士之有志者也嘗爲薦者出爲南陵丞以歸其先繇台之石馬來遷德祚閔其宗族傳序久遠子姓衆多而莫或統之其勢將至於渙散而不可合於是上自始遷之祖下逮其子孫凡十三世譜其名字壽年卒葬及其行事爲書且自述其意以告來者戒其無至相凌相棄以同於途人旣而復念石馬之族及近族之爲寧海陳氏後者乃悉訪其族人而省之遇其尊長有禮而待其卑且少者有恩苟尊矣雖少不敢忽苟族矣雖貧不敢遺與之交者咸稱其美以爲德祚非特能爲譜也必能睦其族予聞而甚善之天下俗固非一人一族之所能變然天下者一人一族之積也生乎世者莫不有祖有祖者莫不有族使有族之人皆知相親相輔如先王之民聯之以譜牒

糾之以禮文歲時爲酒食以洽其歡胥告戒以匡其失調恤資助以全其生是雖未行比閭族黨之法而先王之法意實行乎其中矣如是則民皆樂生而好善重其身而不遺其親天下幾何而不大治乎夫以德祚之有志而能修其譜不待予言而明也修譜而先王之法意存焉此則予之所欲言以爲天下勸者也

童氏族譜序

有天下而不能爲千載之慮者必不能享百年之安爲一家而無數世之計者必不獲樂其終身事變之生固非智計之所能盡備也然古之賢者寧使思慮出於事物之外而不使事物遺乎思慮之表方其燕安無事之時日夜之所營爲恆恐一事之未周而啓將來之患一時之或懈而基無窮之憂人固疑其爲計之過也而不知必如是然後可委諸天命晉何曾見武帝論議無經遠大略語其子孫以爲天下將亂後果如其言吾嘗謂曾明於觀國而暗於自知夫以人臣處富貴之極不能爲國謀計而日食萬錢善爲子孫慮者果若是乎曾沒

未幾而何氏無存者曾實禍之也自三代以降謀國之略皆何曾之所笑而大
夫士之家抑又甚焉孝弟忠信以持其身誠恪祠祭以奉其祖明譜牒敘長幼
親疎之分以睦其族累世積德以求無獲罪於天修此則存廢此則亡此人之
所識也而爲家者鮮或行之當其志得意滿田園不患其不多而購之益力室
廬不患其不完而拓之益廣至於子孫久遠之計所當慮者則棄而不省以爲
可委之於命而非人之所爲嗟乎夫豈知禮義不修子孫不賢則吾所欲富貴
之者適所以禍之也而豈足恃哉若吾鄉童君伯禮則不然君有明識特操而
質性敦厚平居恂恂以和而遇事善斷處兄弟義不忍析聚族而居諸弟承其
志順其所爲相與作祠堂以奉其先祖歲時以禮行事遇人有恩而於族人尤
厚嘗以譜牒未修令子弟考質而爲之且屬予敘其首予謂童君可謂知所先
後矣家之爲患常始於乖爭而乖忤之端在乎不知其本兄弟之於父其爲本
近也其情親而易感也至於孫之於祖則稍遠矣絲孫而至於曾玄則愈遠矣
而況絲曾玄而至於十世至於無窮者乎使十世之後而相親如兄弟知有其

本而不敢視之如路人非統之以祭祀而合之以譜圖安能使之然哉是知家之有廟族之有譜善爲家者之所當先也而童君獨知而爲之豈非賢乎雖然賢其身非難也使其子孫象其賢爲難賢其子孫有道不違乎天天斯祐之矣天者非它也吾心之理也茲理也聖絲是而聖賢絲是而賢可以治身可以保家可以推而達之天下童氏後人誠能守之而弗失處乎家則遺子孫以安出而居乎位則爲天下建長久之業使童氏之宗赫然光於後世寧知不始於今乎予與童君相好而其子姓多好學有文其姓氏之所自不待予言而童君之美與其所當知者則不可不言也故爲之言使知雖治一家亦不可無久遠之慮而童氏之盛蓋未艾也

葛氏族譜序

台之屬邑五其俗各殊地大物衆者則機辯輕捷而過於華僻在險隘者則椎魯儉固而近於陋寧邑居郡之東北與會稽四明相銜而爲往來之衝有山溪竹木之美稻麥魚鹽之饒故其大家多優裕和雅喜學而好文其小民力業寡

求鮮爭而罕訟其俗最爲得文質之中然東西兩際巨海異時番檣買舶駢集競湊之所染習異俗人居其間或失其常惟縣之北鄉風氣奧密視諸邑爲最善北鄉有聚落曰泉水山秀而川迴土地沃衍岡阜綿互有若環焉者葛氏世居之葛氏之先在宋初自東陽仁壽鄉之葛嶺來遷當端平咸淳之際讀書取科第得官者數人然官止丞尉不大顯而諱午炎字南仲者篤志爲善有惠及人厥後子孫日衆多蓄財積粟以給鄉閭之求者相望屋之椽角相交田之疆畝相錯延袤數里皆葛氏之族其地至於不能容則分而出居於外故其任者厚重遜讓訥於言而敏於事其隱伏耕作者咸知自遠於法而保其家故其俗視縣爲尤美今十五世矣諸孫之文者養心以爲族旣大而不再輯之則異日或至不相親也謀於諸父昆弟輯其枝派分別名字年壽卒葬之詳爲書徵余爲之序天下之俗不能自成繇乎一國之俗國俗之所興繇乎一鄉之俗鄉俗之所起繇乎一族之俗苟非有君子長者出乎其類而表率之何以保其室家而昌其後哉予嘗觀世之名族子孫相傳閱數百載而不墜者其祖必有盛德

餘善以爲之基而又能防範扶植以維持其變是以薰涵漸漬以成其風俗及俗之既成耳目之際皆足以化其心固能不奪於世故而有以守其遺業苟無德以培其本無法以貽於後人雖以天下之大而猶懼其弗能保而況於家族乎葛氏之先基以奕世之善而養心復爲之譜以圖睦其族人此其爲宗族計也不亦遠哉自茲而往將見俗益淳傳益盛非特若今而已也余亦有意於斯事每謂非譜無以收族人之心而睦族之法不出乎譜竊嘗折衷古道之宜於今者欲與族人行之德不敏而力不逮蓋久而未之試也養心昆弟多才而有志能不慨然於此乎審能因是譜而行古之道則古之俗復見於世則吾之族亦有所效矣蓋事或患於有志而勢不獲爲或勢可以爲而患於用非其道然則吾於葛氏譜也其能無所感也夫其能無所望也夫

范氏族譜序

爲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難也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蒸嘗守冢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

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
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媿於名人庶乎其
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
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尙乎爲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爲
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絕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
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爲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
危言高節爲海內所宗而正獻公淳夫以直道正學爲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
長復能繼先業爲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炤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渙
卿值元季之亂圖牒散亡重輯所知自忠文公高祖而下至於今凡十五世爲
家譜以示將來煥卿之子彥良從予遊因以序爲屬古之貴乎修譜者非特以
著世次紀官位而誇於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醇疵明流澤之廣
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
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流此數人者方其志得

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讎必欲擯廢竄殛之而後快繇今觀之彼之禍心
虐燄銷滅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胤亦未聞
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爲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慊其爲人范
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
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爲小人而不思爲君
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爲君子也可冀矣
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
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慎鄉人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
子孫其將在是乎

徐氏譜序

徐氏出於伯翳之裔偃王爲江南著姓其在大末者爲尤著大末支縣曰開化
宋徽宗時名深始遷居之子孫雖不大顯而能世其善修其譜不廢國朝有天
下其十五葉孫生以諸生入太學擢給事中乃以譜來徵序世之號徐姓者皆

稱偃王爲諸侯未嘗受命仁義修於躬而鄰國之君皆甘心北面事之反見征於周天子遁去不敢較其民相率而從之者甚衆則其德之盛蓋有太王文王之風焉宜乎其後之昌而樂祖之也與偃王俱爲諸侯者以千數今不能皆有後其名亦無若偃王之盛者以此知富貴而湮滅者何限惟爲善乃足傳於後世偃王雖不王其遺厥後者大矣今吳越有楊氏皆大業之諸孫問其所宗則赧然諱稱之雖其譜亦諱而不書顏淵曾參未嘗有位天下之顏氏曾氏咸慕而祖之以誇於人又可見善不足者雖貴盛不容於子孫德義之士布衣以死猶爲萬世所慕不特偃王爲然也然則徐氏之祖偃王者其可不思勉哉君子澤垂後世者有時而旣偃王去今三千餘年矣蓋不可恃也有志者居田里則率仁義以化其鄉守爵祿則率仁義以行其官如此則善爲徐氏矣苟不能然而曰祖偃王其如偃王何哉

吳氏宗譜序

宋之遷於江南婺去國都爲甚邇其地寬衍饒沃有中州之風故士之自北至

者多於婺家焉於時婺之俗比他郡爲最美爲學者先道德而篤行誼尙廉潔而崇氣節修譜牒而謹名分暨宋之衰而至於失國老儒先生多感慨奮激深衣大冠處林壑甘貧賤而不肯少徇於世今百餘年矣余不及見其全而喜與士遊者樂其故俗而思其遺風庶幾乎得有若昔之君子者而事之也昔年見太史公於京師心樂焉以爲不愧乎宋之士考其所爲無不合者而恨世不能深知公之爲人視其德行讀其文章而不知公非今世之士也學於公者多矣智足以知公者蓋衆求其內而不失士之行者其吳彥誠乎彥誠質厚而志篤有司嘗以其才應薦彥誠以親辭不可薦者閔其貧謀於縣人合數十緡贖之却不取卒辭於大臣以歸太史公致政家居以事獲譴就逮故人親厚者畏禍及多避匿散去獨彥誠左右公如平時及公事竣歸蜀彥誠又將告諸閭里知義者以周公余以是知彥誠過於恆人甚遠也士當無事時崇言侈論莫不重自許或詆之爲恆人必怫然怒及臨財利遭變故能小異於恆人者寡矣此宋之士所以爲難能余於太史公而益信彥誠之善學也彥誠宅日修其家譜示

余知其先在宋爲儒家而彥誠欲予序以告其族人余言不足爲吳氏告也若鄉邦之故俗與彥誠志行之大端則後人所宜知也

樓氏宗譜序

先王之世井田之法行百姓知相拯恤一國猶一族一里猶一家況其同姓之人乎然猶恐其未至也復立大宗小宗之法以維持其心是以上下親睦風俗和厚歷世長久六七百年而不壞豈非治之得其道故耶自井田隳廢人各顧其家家各務其私至於兄弟且相攘奪況他人乎井田王制之大者吾末如之何可以稍見先王之遺意者惟譜系之法可爲耳一鄉之中一姓之人少者數十家多者數百家其富貧貴賤強弱之不同至相懸也苟無譜以列之幾何富者之不侵貧貴者之不凌賤強者之不暴弱也乎得其人謹書之於譜取而閱之曰是雖賤與吾同宗也是雖貧與吾同祖也是雖弱亦吾祖之子孫也默而思之蓋恍然悲而惕然懼矣匪惟一鄉一姓者爲然也同邑同郡之一姓皆然豈惟郡邑之一姓者爲然一國之中其始徙必本於一人人能思之則雖相去

千里可合爲一宗視之如一家也奚有爭奪哉是法也先王之遺意存焉而廢也久矣親親之道息而風俗寢衰一鄉而同俗者且不思其本況郡國乎郡國之不可知而合者勢遠而無徵也勢吾亦莫如之何幸而可譜者惟同鄉者爾尙古之士間能爲之則又往往循私而失實或謬制字名加於不可考之世或旁援貴顯之人加諸其譜之首而棄其所出之祖者衆矣是不亦愈失古之意哉烏傷樓希仁蓋知此矣樓在晉宋間嘗有顯者希仁皆不敢取信獨自十世祖以下書之凡生仕卒葬之詳苟有聞者無不備載闕其所不知而信其所知也嗚呼是不亦有識而合於古者乎公侯將相之生夫寧有種在人之自修耳希仁第訓誘其族人自修而爲善苟爲善後世不患無顯者斯譜不患無傳也余竊有志於先王善俗致治之道而力未足以見之觀希仁之爲而慊乎志故序其末簡抑亦有所感也夫

丁氏復姓序

吾邑丁先生譜其宗爲圖以書言於予曰吾之先本丁氏世爲越之新昌人所

居之地曰南州始遷之祖曰某傳十三世諸孫數十家其諱某者吾之曾大父也不幸少孤母夫人來歸寧海陳氏遂從而家焉陳氏因而子之歷吾祖吾父三世百年承陳氏祀雖知吾先之氏丁而不知其所繇來新昌之族知吾祖以孤童適異邑而不知其所攸託蓋俱至於忽忘也久矣賴天之惠先祖之靈迨於吾躬獲遇宗人宜民於逆旅宜民丁氏之文者與予語族姓書余告之故宜民驚喜出其譜稽余言皆信乃以其譜授余余奉以歸率昆弟子姓祇告祖考易神主爲丁氏祀禮所得祀者如常儀然而陳氏子育吾先爲恩甚大吾亦不敢遽忘而遺其祀俾承嗣之嫡祀奉之於禮其宜子尙爲序其故以示後之人使自茲毋重至於忽忘也余受書視圖爲之歎曰先王治天下之具與世變滅盡矣所傳而不可盡變者獨姓氏爲尙存然而自秦漢降或更於俗主之賜或以避仇而易或以避嫌而變或以委身他族而棄其族籍籍乎紛亂如禾黍稊稗之相雜使人莫究其本根所存者未必可考可考者未必可信安在其爲弗變也哉當其初亂之時苟有稽古尊祖之士出而正之其變未至是極也因焉

而不革冒焉而不去及其歲久地遠而益訛雖有欲正之者文獻殘缺亦終不敢果其是非此姓氏所以爲難言也今也丁氏之爲陳幸而地之相接爲甚近世之相違爲未遠先生有尊祖之美舊宗有可正之文宜其正之不難也雖然人之自異於同類者姓也斯外也命於人者也所繇異於物者性也斯內也命於天者也外失之而不正不失其爲人內失之而不察則與物幾矣故善尊祖者莫先於知其姓尤莫大於盡天之性丁氏祖齊丁公丁公之先尙父也尙父之訓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此盡性者所宜勉也丁氏之子孫其尙無忽忘也哉

族譜序

昔天地未分名曰混沌混沌以後名曰太乙太乙以後名曰太始太始以後名曰太初太初以後名曰開闢開闢之時始分天地清氣上而爲天有日月星辰濁氣下而爲地有山川草木其氣清濁以成形結而爲人禽獸萬物之象清氣結而昇者爲聖人濁氣混而下者爲凡庶其類各有四大之形同稟五常之性

性者情也有情則受命並受天地自然之氣結爲男女則有夫妻既有夫妻則有父子既有父子則有兄弟則有朋友既有朋友則有爵祿則有謚號則有封邑既有封邑則有茅土既有茅土則有親疎則有宗族既有宗族則有譜序姓者生也共相生長宗者總也總統相連族者聚也非類不聚各相尊榮三皇已前無文無紀五帝以後典籍興焉莫不書其符策揚其德行典誥書其姓名顯其祿位序述千古所驗則明其世代者可序曰譜者普也普載祖宗遠近姓名諱字年號又云譜者布也敷布遠近百世之綱紀萬代之宗派源流序述姓名謂之譜系條錄昏宦謂之籍狀天子書之謂之紀諸侯書之謂之史大夫書之謂之傳總而言之謂之譜譜者補也遺亡者治而補之故曰序得姓之根源記世數之遠近父昭子穆百代在於目前鄭玄曰譜之於家若網在綱綱張則萬目具譜定則萬枝在今恐一枝之上枯榮有異則強弱相凌一祖之後貴賤不同尊卑相濫今舉大綱以明衆目是以四海各流乃東出而西歸九河分趣雖道異而源同是以樹有凋榮之榦羽有長短之毛或短褐輕裘咸出公卿之胤

佩玉負薪不廢連枝共葉詩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父子相因不比他人之姓豈是百裔同居一祖千葉同生一株株強則葉盛根弱則榦微分之五世之謂族元祖是稱之爲宗宗族同姓記之在此譜考究乎先世之蹤以示萬代之孫也胤者繩繩不絕之義可謂不忘親也雖然散在九州而蹤元無二分居百國而祖禰攸同但記之世數則尊卑可定必須忠孝於君親敬順於師長和睦於夫妻信義於朋友親睦於鄉閭恭勤志慕然後位進於公卿名揚於後世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人之基業子孫根本不以無位門戶失次人善則門榮人惡則門賤所以敬二尊遠四惡敦五美修六藝九思十善弗忘於須臾故常積學蘊心明以聽視先世之敘皆記於胸襟乃有孫不識祖字子不識父諱問其繇序則默然書其家傳則闕筆如此之徒非紹隆後世之子也或曰富貴運所招何用先人之蔭聖人自生不繇父母中人以上皆有承籍至如曲木直枝頑父哲子但取當時之用豈有禰祖之業而不記乎在心而睹之目者也蓋聞譜者姓名之經緯昭穆之綱紀導一宗之根源提九族之

總統人倫根蒂君子貴之是以充者著之斯用之急也世數綿遠枝葉難分時運盛衰苗胤遼隔譜牒若存則依憑有據記注精顯則品類無差今古相承班序俱定次長幼之高卑累官階之大小問源則不惑問世則不疑傳之記之以續後生無令斷絕勿有疑焉凡明十條例之於後

一序得姓之根源

二世族數之遠近

三明爵祿之高卑

四序官階之大小

五標墳墓之所在

六遷妻妾之外氏

七載適女之出處

八彰忠孝之進士

九揚道德之遁逸

十表節義之鄉閭

方氏譜序

方氏出於榆罔之裔方雷比他姓爲最先黃帝時有曰明在七聖之列其後有回爲帝舜友歷二代方氏不顯至周宣王時叔爲將伐叛有大勳烈詩人歌之然皆顯河洛間至西漢末曰紘者爲司馬府長史河南尹會王莽篡國遂棄官

徙江南居歙於是方氏始來江南紘生三子儕儲儼其後子孫甚衆大抵江南之方氏皆紘後而歙其宗邑也今歙山間猶多有方氏祖廟云武昌之有方氏則自元巡檢漢祥始繇九江來遷漢祥之先本莆人而莆之方又本閩閩本泉州長史達達歙裔也漢祥之孫彛以國子生仕於朝三轉爲通政司參議輯其先之可知者爲譜而徵余序嗚呼天下之姓多矣孰有若方氏之最先者乎以唐虞以前之氏子孫蔓延江南宜其大顯非他姓比然而今北方之人以方氏爲鮮有之姓論姓氏者反不熟方氏何哉蓋姓貴乎後世子孫之賢彼李氏王氏鄭氏崔氏其先非必若方氏得姓之早也以其代有偉人出乎其間人習聞其功名之盛故皆灼然著人耳目方氏自叔以後雖未嘗衰絕特以無大顯名之人生乎其間故迄茲不甚著聞然則爲人之子孫者烏可不勉哉使一宗之中得一人以顯其先自在他宗之中亦必有慕效而起者慕者愈多而所勉者滋衆則顯於世垂於後者可得也方氏雖欲無傳於人不可掩矣如是而立於世上以昭前人之緒下以開後嗣之基豈非丈夫哉彛有學問多材能善爲其

職朝廷咸稱之自茲以往使後世謂方氏顯於今者自龔始武昌之方自龔而著其將在斯乎

溪上會飲詩序

天子在位十有三年詔赦天下免今年田租議寬政數十事行之四海之民靡不舉手加額歡呼胥慶是秋禾大熟民愈悅懌中康外熙臻於治安七月庚戌前太史蘇公平仲自金華來舍於浦江黃氏翌日辛亥某往見又翌日壬子黃氏之長資善與客遊於舍北溪上張飲於西澣觴豆惟蠲疏麻以時酒行不亟談說孔洽涼風徐來拂樹振衣雲容水態滌人心目賓主相樂甚某乃持觴屬資善曰君知所繇樂乎資善曰惟嘉賓之辱臨獲周旋於尊俎之間敢不拜賦某曰君辭太謙雖然今日之樂某能言之六合之內吾閱闔黎首之民吾昆弟子姪使昆弟呻於庭子姪不安於室能獨樂乎曰不能盜伏於奧奴隸鬪於廡能獨樂乎曰不能然則獲享此樂者非謂天下晏安兆民各順其性而吾因得休於此乎斯果誰之賜乎資善拜曰天子之賜也公亦曰子之言是也某舉觴

壽公曰公嘗編摩禁林頌聖治道民和公職也公其可無辭公曰子言誠然某退爲詩三百三十言以進公和之已而某又和之而增至五百言請公伸之俾能詩者繼之而俾黃氏藏之黃氏之從遊者曰仲昭曰容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去浦江鄭氏之西三里其溪曰香巖有室翼然臨乎其上也鄭氏之溪亭也鄭氏之秀而文者曰叔度愛其曠遠邃清卽而讀書焉今年秋八月甲子余自羅山抵叔度時雨新霽水循石行注於溪潭遊魚相追逐可玩余立視久之叔度聞余至出迎余曰美哉水獨有而樂之何不兼也叔度笑曰子欲樂則樂之吾豈子禁耶然觀於水而樂水之美未若不觀乎水而樂之爲美也余未達叔度揖坐亭之次室坐始定聞疾聲砉訇若風雨驟至余駭且顧出戶視之日色杲如也益異之叔度曰此非昔之所觀者耶觀之樂在乎目所樂者淺休乎斯危坐而聽目忘乎視口忘乎味四肢忘其所宜爲而耳亦忘其爲聽也孰知此聲之非天籟乎孰知吾之非天民乎而子何惑乎余曰子可謂善取物矣況夫會

萬物之全而兼取之者乎叔度曰然乃共飲飲已暮色蒼然叔度之季叔鄂歌蘇子瞻赤壁賦余益爲之喜叔度曰子瞻死三百年世豈復有斯人耶余曰聖人固不可數見孰謂天下果無子瞻乎於是大笑樂甚叔鄂請聯句余吟首三句叔度喜繼之燭至叔鄂又繼之遂迭次不絕書遇句稍工輒撫掌夜愈深溪聲愈厲以爲兩真至也以手承簷霽無滴水乃知非雨更一燭詩成凡八百言書授叔度寘諸溪亭使人知余之會乎斯者有以樂乎斯也

梅隱詩序

君子不可以忘世亦不可以徇世宜乎道適乎時不失其正斯可矣有忘世之心其過至於太高而無用志存乎徇世其過流於鄙陋而無恥聖賢所以異於衆人以其才足以養民仁足以遂物之性而智足以行之耳有其具而無用世之心是謂之狷負其器不察其時之可否是謂之瞽二者皆非也而狷爲愈以其自視者重而視外物也輕故有天下者命之曰隱逸而旌別崇異之後世之士樂其名之可喜而利其物之易售也不察己之有無每以隱自名飾其文辭

藝能而奔走乎市朝叫號乎有力者以取祿位及其既得則陽辭詭遜以爲高在位者不知也信其然又從而以隱命之於是天下無隱士非無隱士也隱者不求知於世而載乎人之耳目者不足謂之隱也彼誠有得於心視外物如蚊翼蠅喙方以及其身爲累安肯以是役其心哉近世之以隱稱者皆古狷士之所棄者也吾嘗喜交海內賢俊欲因以致樂隱好遯者而友之求之甚久而所遇不能逮古之所聞意者世固有寓跡衆人之中而不可窺其際者乎故余於恆人未嘗敢忽之浦陽鄭君仲載爲余稱會稽劉君伯時慕隱而雅好梅環其舍植之而處乎其間人號之曰梅隱而劉君異時嘗仕矣其跡不數數乎隱也余以是異之會稽自昔多隱者梅子真一世奇士至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不識子真者未必不卒徒視之也謂子真非隱者可乎事有跡甚類而心不同有不求其似而趣不遠者然則焉知劉君非隱者亦焉知其果隱者也此惟劉君知之吾不足識之而謂劉君好梅與慕子真蓋皆未可知也夫不期乎當世之知而心獨追古人而友之非君子其能然乎劉君審知此則吾不謂天下無隱者

也

迎養詩序

人心果足以動天乎疾痛而呼憂患而祈藐焉而不答者固多矣苟謂果不可感也則誠臣孝子心之所願天必應之如影響者世多有之是則謂天不可動者非也謂皆可以感而致者亦非也惟事繇乎天倫之正而立志堅確者所望必有成而出乎私情淺慮者不能也世之人以不足動天之事而妄意其報及乎弗答則謂天爲幽遠而難徵是豈知天者哉若今吏部侍郎東萊侯公景中之於父可謂能獲乎天矣公生七年而父坐累謫閩稍長而母氏告以故輒悲痛自誓願爲學立身以贖父入膠水縣庠爲弟子員劬書攻文晝夜靡懈年二十以高等入太學後二年甲子遂登上第擢給事中以忠慎爲上所寵任而念父之心未嘗少忘因乘間叩頭自陳請納官代父辭甚哀切上聞而憫之詔還其父皇太子復承詔俾乘傳躬至闕迎以歸公馳詣摘所見父述詔旨父子相抱涕泣向闕拜舞以爲更生迺俱至闕下謝恩上嘉其純孝眷待日益隆遂累

除至今官薦紳士觀其事莫不竊嘆皇上待下之仁喜公孝思之有成相與爲
歌詩以美之而友人鄭公禮爲屬官天曹以書屬予敘天下之事其初可以力
至者人之所能與也非人之所可必者非天莫能與於斯也夫學以淑其身固
人之所可爲至於學成而仕仕而列乎朝爲近臣爲貴臣而爲聖主所知受知
之深而不違其願此豈人之所可必哉上不違其願矣使父或有疾疢則何以
償人子之志今也父子相離十有五年而一旦高車駟馬迎於瘴癘之鄉而歸
致其養非夫誠心之至而天有以相之何能及是哉雖然天道恆與人事相符
當海內未定時子之不得養父者衆矣孝思雖切孰從而應之今公幸際太平
之時上方以孝爲治而用賢恤下重違人子之情是以素願獲伸而無憾雖天
有以相之自非聖明在位莫能臻此榮遇也然則公可不思所以爲報乎夫孝
爲萬善之原移事親之心以事君則忠莫大焉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則仁莫厚
焉公以盛年處要任當竭誠以輔國家澤天下俾後世不特稱公爲孝子而爲
忠臣則長見天道之佑其盛於今者非止一時之光寵而已也蓋人恆患乎無

志有志而不怠則所爲無不成予雖不獲識公之爲人然觀其孝親而知其有志於忠君之業也故樂稱其事而以大者望之

鄭氏春夜賞花詩後序

有園池者則有花有花而得賞者難也有酒與穀閑暇則可以賞賞而能詩以記之者難也讀書之家或能文其多至於若干篇者又難也賓客衆而製作多者有之皆出一姓之人若鄭氏者又難也族屬衆者或可及一姓而一家者鄭氏而已鄭氏之家以儉素相承雖有花他時未嘗賞而今也爲太史公之歸而特設筵以樂之又可尙也太史公致政而歸未嘗出遊而爲鄭氏出又難得也公之文不輕以與人而序鄭氏之詩又難得也公序人之詩亦有矣恐或至於流連而亟以太康爲規其愛鄭氏之深又難得也夫天下之物不可以數計其難得者人必寶而傳之是詩也其有不傳者乎

義門詩序

孟子言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先王導民之具詳矣政教以約之禮樂以

正之刑罰以威之猶以爲未足而復宣之以言入之以聲音載於書聲感於耳斯民之視聽莫不有所勸戒寧有不善者乎秦漢以來治道湮熄先王之澤不可復見所存者獨詩爲粗完傳於學者孟子所謂仁聲詩蓋爲近之然其言雖存而不易入人誦說者且不解其意況於聞之者哉蓋世遠而事異旨微而理密人不爲之感者固宜也後世之詩出於一時之言殆若可以感人矣而病於道德不足而辭采有餘故雖可以感人而不能使人知性情之正夫人莫不有仁讓敬義之心也恆患不能言之以其心之所同然者入其耳戾者化悍者革悔者至於涕泣自訟喜者至於拊手蹈足此仁聲之所以爲深者乎惜夫其不見於世也久矣予於浦陽王氏得士大夫所爲義門之詩而讀之喟然爲之歎息然後知仁聲未嘗盡亡也王氏累數世千指合食不以親疎少異其行信有足稱者詩之所言雖辭有不同者而其旨必歸於孝悌禮讓慈愛敦睦懇懇然有閔俗思古之意使治天下者不用仁聲化民則已苟有用者舍是詩將奚取哉天下之不洽多始於民不親睦涵斯民於教化之中使之勇於爲善而怯於

爲暴者豈條法約束顯示而明禁之亦惟濡滌其耳目昭融其心志俾自得之耳夫不能使民自得而欲以淺陋之術制之其倖致於安治者鮮哉今天子方興三代之政必以詩道化民將見王氏之詩采於史官而用於邦國然則此詩也非王氏之詩乃治世之音也非爲一時之觀美實後世之所法者也

王氏深溪集後序

僥倖可以致富貴而不可以得一善之名富貴可以予奪人而不可以得君子之譽天下公言甚可畏也趙孟之門寒者能使之溫餒者能使之飽徒者能使之車馬而行然欲使一人稱其義終不可得顏回原憲皆畸窮困厄之士食無稻而居無廬其勢不足以詒談者之口而稱仁義者必推而歸之人心之公不可以勢利奪也尙矣士之致乎美名者舍仁義何以哉一鄉之所予一國不予之一國之所予天下不予之而能名乎世者未之見也鄉之人曰然國之人和之國之人曰然天下之人和之天下皆曰然而不得當世君子稱之苟名矣而能傳乎世者未之見也故名發諸身揚於衆人而傳於君子豈不較然矣乎

之浦江在宋中世有鄭綺者以義聞當時而教其子孫不異屢歷元迄今凡十世如其初鄉人稱之浙水之東又稱之旣而天下又稱之名賢鉅儒遂發於文辭以詠歌之鄭氏嘗集爲書卽所居之地名曰麟溪集以傳繇是鄭氏之義聞海內鄭氏之里深溪有王氏諱澄者嘗慕鄭氏名教其子孫取以爲法子孫承其志今越五世亦不少變鄉人遂亦稱之士君子亦從而贊美之王氏乃亦輯而爲書卽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深溪集將刻以示來世嗚呼王氏可謂知所慕而善於致名矣世之君子其學術殊其智識亦殊其居之遠近又殊至於稱王氏之義門如出一口然誠非有其實而衆譽之能若是乎天地之間自斯民之生其爲人亦衆矣然至今相傳而不泯者其名可得而數又何其少乎蓋惟豪傑之士能傳而湮沒無聞者多故也夫人之生莫不自雄於一世及其死也至與草木同爲澌盡豈不誠惑乎故士論富貴貧賤惟善足以不朽仁義之心人孰無之讀斯集者非惟王氏後人當思自勵有人心者皆知所以鑒矣

御賜廣揚衛方指揮明謙五花名馬詩序

天之量不可得而測也觀乎晝夜之降升則可窺其度日月之形不可得而識也視乎光華之所被則可知其明聖人之盛德其高深博大茫乎不可以私智揣度也苟非因其慶賞政令以求其志意之所屬何繇而測識其盛哉自昔爲治者戰伐之世多輕文吏安平之時多疎武臣是雖勢使之然而理有不宜然者今天子以神武定四海當攻取之初文武兩用各盡其材於封疆介冑之臣宏謨偉烈拔乎千載之上者待以恩禮未嘗少忘洪武十八年秋九月廣揚衛指揮臣方某有宿衛勞出內殿五花馬賜之在廷羣臣咸咨嗟感激或發乎詠歌宣侈上恩以爲方氏光榮是歲廣揚季弟以事還台謂人言曰吾昆弟無分寸功上以先人之故官之祿之置之左右比諸心膂舊臣天地之德念無以報而今重有此賜顧吾兄弟其何以堪乃傳言山中俾某爲之序其事以示子孫於無窮某於廣揚雖未之識然以聖天子寵錫之隆而推之其致此者蓋必有道矣古之賢將治身之道雖非一端然在內而使人君親之以爲安在外而使國家倚之以爲重至於後昆而承其遺澤而與國同休戚者自非忠誠神武可

以格乎天人其曷能臻此哉某昔於京師聞人言廣揚敦碩畏慎而其季子好學有文繼今益自奮勵殫厥心力處輦轂之下則思盡忠守疆宇於外則思愛民以承祿位於悠久方氏之澤其有艾乎在易之晉曰康侯用錫馬蕃庶寵錫之來蓋未艾也魯人美魯侯之詩曰思無疆斯馬斯臧廣揚昆弟其尙深思國恩之隆厚載揚 天子之寵命哉

衛氏紫薇詩序

人果靈於卉木乎筮而聽乎著紀日而視乎冀靡草之死菊之有華曆象候時者以爲準三秀之莖連理之植論治亂者取徵焉則卉木未嘗不靈於人也謂卉木果靈於人乎贊天地之化遂萬物之生者惟人爲能然而卉木不與然則謂之不靈於人不可謂之果靈於人亦不可蓋人苟能盡其性則將與天地比德何卉木之不如苟蔽於私而溺於欲戕其性而謬迷其天誠有不若卉木之足信者矣以周公之聖管蔡至親而禾乃爲之異畝同穎管蔡雖人也而不知周公之可尊禾雖微物而能彰周公之德焉可謂人果靈於物乎哉是知人誘

於利欲故往往失其性無知無欲之物其受乎天者不與世俗變遷其能兆氣化之衰盛而發祥禎以示人也固宜新安衛氏爲三秦令族異時嘗有顯者正堂之陰植紫薇焉元季之亂百口逃難他所室廬草樹蕩爲灰燼者垂三十年及國朝平定海內衛氏之秀曰希古者始求故基而築室以居越明年紫薇復萌今二十年矣華榦之盛無讓承平時人咸謂衛氏舊族也其先蓋有厚德中衰而重興其將復盛乎觀於紫薇蓋兆之矣聞者多爲詩以述其異夫卉木與人殊形而異類自常情言之邈乎其不相與也然而災祥之至多有徵焉者蓋人與物同乎一理與氣耳家之將昌氣之鍾也必盛人得之而爲才賢其在物也爲嘉卉爲奇葩榮茂必異於常及其將衰也反是衛氏之家繇一木而占之粹美之氣鍾之者厚矣將見高才異能之士出而爲斯世之瑞文太平之休以光耀於無窮豈特見於卉蘖之微哉蓋人於盛衰之兆多因物以見而物之禎祥非託諸人則不能以傳今希古以文學鳴於關中而其子孫多有才而嗜學使紫薇而果有知殆必自賀其遭遇也夫

豐湖書室序

某初侍先君守濟寧獲拜參政何公於山東行省公當天下未靖時舉南粵數州之籍來獻天子弗勞干戈全其富庶乃嘉寵公錫以璽書授之大藩公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霆斷莫敢犯而所爲皆本於寬厚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虛時某獲侍几杖者數月公每稱其子奉先之嗜學固已知公之必有後而聞奉先之賢及某居先君之喪畢來京師公亦以老致政居國門南之私第又往拜焉而奉先適自粵來省公命相與論辯往昔治亂之理奉先劇談歷數如江出巫峽而東馳壯馬脫御而驟於曠野也如髮初櫛而承之以手繭淪盆而鼓之其緒雖多而不紊也恢乎如鋸斷木秩乎如繩貫珠而連之也某益大駭知奉先之果賢不可及意其爲學之功必有過人者已而奉先來言居粵時嘗卽惠州豐湖之濱爲書室日講學其中士大夫多爲詩稱其善詩已聯爲巨卷子爲我序之某於是又知奉先過人者在是也生於富貴而好禮聖人以爲難彼在周之時去文武之化未遠猶若是況今違聖人二千載惠距聖人之居

六七千里而奉先不惟好禮又能浸灌乎問學沈酣乎仁義出言制行鬱然儒者豈易得哉是可見參政公之教行於家善格於天使然非世之徒富貴者比可歌也昔麟趾之詩稱公子之美聖人取而著於周南以彰周公之德今天子方法成周之治歌詩之作洋溢宇內他日采詩者得豐湖之詩必將序之曰此何公之化也則奉先之賢可以不朽垂千載而豈徒一時爲觀美而已哉

雷峯樵叟序

并贊

雷峯樵叟者台之寧海人也世居雷峯之下業詩書敦禮讓代不乏人至叟尤爲鄉邦所敬式叟淳龐邃密事父母克盡子職處兄弟和以敬繇是孝友之行聞於遐邇然不妄交接遇佻儉之徒恆趨避焉或以勢雄之故強與之善叟終不屈遇縉紳之士延至於家相與論古今人物賢否稽疑質惑雖至浹旬洽月無怠容鄉閭有忿爭不辨縣吏相與詣門質諸叟叟喻以一言咸悅服而去雅愛讀書自少至老不倦課子弟耕讀有恆度風晨月夕聞絃誦聲則喜聞聞嬉笑俚語則終日不樂性頗嗜遊觀值春和景明樹林蒼蔚鳥聲嘲啞煙靄間即

幅巾杖屨徜徉於山巔水澁與樵童牧兒伍心無厭焉因以樵叟自號或問之曰夫駕舟楫操網罟出沒於波濤者雖不自謂之漁人固以漁目之手耒耜腰鎌鉞往來於畝畝者雖不自謂之農人固以農目之今叟居必冠裳行必杖屨所業必詩書無運斤斫斧之勤無拾枯束濕之勞而顧以樵自目其如名實之爽何叟曰若奚言之固也予惡夫世之人不修其實擇美名而居之手未能操簡牘心未能頌章句輒軒然以儒者自居法律之莫諳爵號之莫曉輒岸然以古之良臣自處曰長者曰先生曰臯曰夔己處之而不愧人呼之而不異及察其所存豈有毫髮誠身之善及物之功乎予病之者蓋久固不敢尤而效之特取其薄而易爲者自號亦欲矯里閭之弊反浮風而歸之淳耳且予雖不躬樵者之事而能得樵者之樂白雲溶溶彌布崖谷隴樹排青林溪漲綠出入煙霞友于麋鹿而了不知塵世之榮辱若夫山林搖落潭澗澄清霜呈錦樹壑殷秋聲善然長嘯谷應山鳴而杳不知寒暑之變更推此而言四時之樂寧有既乎彼樵者習其事恐未能知其樂予雖不躬其事而彼之樂予能全而有之庸以

自目孰云不稱若奚言之固耶或以叟言告同里某某聞之俛而思仰而悟撫掌而嘆爰爲作贊叟姓徐名山南字廷嶽贊曰

詩禮奕燁族之右兮躬修孝友德之茂兮娛心竹素學殖之富兮外防蠱賊佻薄不許爲友兮內存孝謹子姓咸歸於厚兮雅愛山水斯樵叟之自號兮閔俗之浮咸遺寶而取名兮慨末流之汜溢欲泝源而反舊兮攬煙霞之勝概累於我乎何有兮較厥德於無懷氏之民尙奚先而奚後兮

望雲詩序

君子有以一言傳世者非以其言也以其事也非以其事也以其德也戰國之士以辯說稱晉宋之士以清談著古之能言者亦衆矣其言或存於世而世不之貴或聞於人而人不之傳豈其言之不美哉事不關於倫理而德不足爲重輕人之不取之也固宜昔狄文惠公嘗登太行見白雲孤飛而念其親今數百年矣人子之行役於外而思親者舍白雲無所爲言或繪而爲圖或發諸詠歌嗟乎當文惠公之出斯言也以抒其一時愛親之情耳夫孰知其卒傳於世而

不廢哉蓋其德修於身事功立於天下而洽於生民人思其德而不能忘則并其微言細行咸識而傳之以爲口實固非特以其一言之善也如其言則人子之思親覩一物則感慕之心生孰不能爲是言哉衆人不傳而文惠公之事獨見取於後世非有以也夫今世之士知取公之言而不知公言之所以見取於人謂之愛親則可謂之能孝則未也若文登孫惟大者其有志於事親者與惟大年二十餘辭二親肄業於太學久弗獲歸省今年祇命來台之寧海去其鄉數千里寧海地際鉅海而登亦海邦也惟大覩飛雲往來海上因感文惠公之言而嘆曰倏南兮忽北雲之飛兮自我親側奉王事兮獨違子職欲見親兮不得因悵然泣下縉紳之士聞而悲之多爲之賦詩古今之人同是情也天之降衷同是理也惟大之歎與文惠公之言何以異乎然文惠公之孝不在乎言而在乎德不在乎朝夕定省之微而在乎正國家匡社稷忠其君以利天下以予觀乎惟大持己廉臨事審其志甚美此可以爲孝親矣繇是而充焉以之治民則盡乎仁以之事君則盡乎敬斂之爲德施之爲功安所往而非孝子之事

哉故平居而飲食甘旨不去親側可以爲善養而不足謂之卓行疾病而刲股刺血可以爲難能而不足謂之達孝致其身爲聖賢君子而以令名貽其親此豈非孝之至者乎惟大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有志於古人予不敢以衆人望之也孰謂惟大而不以君子自望哉德爲君子而言爲後世法此文惠公所以爲孝也惟大有取於其言其必知所擇也夫其尙知所勉也夫

張氏思親圖詩序

古之爲治者以誠御下而不預防其私其才略之任也拔於閭巷之間而俾治其郡邑不使其有逆情拂意之歎故仕者內得以養其親而外可以盡其職後世則不然任人不問其地之所宜心之所願必置諸數千里之外以爲不若是則恐其顧私而廢法嗟乎使吾所用之人不賢邪雖易地而處之不能絕其私也使得賢者而用之彼視其妻子且不肯徇私恩以違道況其州里之人乎不慎擇於未用之先而曲爲之禁是以仕有去鄉之憂有不能養親之憾而國亦不獲得才之益如是者蓋千餘歲矣自三代以來聖人所立之制世主降革毀

棄者相屬獨於此則守之以爲宜然此余於張君之思不能無所感也張君世家河南之蘭陽其父母皆老矣而君猶爲倉庫之官於東南遠郡欲迎以養則勢有不能欲請而歸則法有不可每言於人則悲歎不已或爲圖其鄉閭景物之概日觀省之以自慰能言者多發爲詠歌以寫其憂思人子之於親朝夕養於其側者職也出而仕於世歷於法而不獲終其養者亦職也養且仕焉兼盡其職而無憾者古之事也而張君今之人也古與今判也久矣張君之於親欲無思得乎雖然古之君子蓋有言矣口體之養不若心志之養也身之不遠不若名譽不亡之美也使親日與俱而道術無聞於世名聲不昭於後以爲善養則可矣而於孝乎何取誠能不卑其官敬慎其身俾職益修吾之位隨以大人稱其事以貽父母光榮則於孝也得矣吾聞張氏異時嘗有顯人而張君敦厚能承其業父母之望其身有非特朝夕之養也信能以孝之大者自勉則雖不獲終養於家豈足憾哉

趙彥殊字序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爲同不詭俗以爲異辟諸飲食裘葛適乎宜不違乎道而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己一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徇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於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固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爲宜然而莫敢以爲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耶浦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彥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請更之余更之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智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恤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

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爲歸夷與惠安足效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生之所宜爲也執其一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

鄭生允充字序

余友浦江鄭君叔寬之子耀年十六受學於余能記經傳數十萬言而約知其說鄭君請冠而字之余取孟子充實光輝之意字之曰允充爲辭以祝之矣鄭君復爲之請曰子常愛是子也以爲可教教之於始冠將望以成人之事子其何以命之余曰人之具耳目口鼻四肢全而百骸順者形之成也冠帶衣裳佩玉而曳履望之儼然有儀而可愛者服之成也是皆可以爲人矣而古之君子不是之重者豈不以其德乎故孝友足以宜乎家忠信足以合乎鄉可以爲人矣而未成也智足以燭乎理才足以建乎事可以爲人矣而未成也必也窮天下之理有諸己而誠兼仁智之道而不滯於一偏全文武之器而用舍各以其時達以功傳隱以義著者其惟成人乎而非學何能至是哉繇孟子之言而求

於古人之中若高柴原憲愿潔慤廉見之者服而聞之者慕可謂善人矣而有
諸己者未至也漆雕開之篤於信道子路之勇於改過可謂信人矣而充實則
未及也曾子子夏可以爲充實矣而未至於光輝德全於中而形於外政教可
以善俗而文章言語可以化民者其惟孟子乎孟子之德優爲大人其未達乎
聖者未化也使孟子而化則與孔子何異學必至於孟子而後爲成人則人豈
易成乎哉三代以下才智藝能不愧乎古者甚衆而成人未之數見蓋道之難
知也久矣今余望生以聖賢之事其可不致思乎夫以恆人而欲以聖賢較功
絮德人固疑其莫之稱也然爲人而不以聖賢自望賤其身孰甚焉教人而不
以聖賢望人誣其人孰大焉鄭氏世家也持身範家之法人以爲得三代之意
則余以聖賢望生者非敢誣乎人也孰謂生之好學而忍自賤其身乎洪武十
五年春正月旣望撰

黃仲儀仲顏字序

眉山蘇先生字浦江黃君憲曰仲儀爲辭以祝之其說旣大矣而復請於予予

固以不佞辭仲儀女兄之夫鄭君叔度力爲言且曰先生之先文忠公嘗字張
恕曰忠甫厚之是固有一人二字者矣子重字而申言之不亦可乎余重字之
曰仲顏而告之曰子嘗見射者乎虎熊豹豕之侯陳於前射者之志各有所存
焉志之所存目存之手存之身之爲勢又存之其志在乎豹去乎豹者鮮矣必
不中乎豕也志存乎虎去乎虎者鮮矣必不中乎熊之側也茫茫然無所定志
極乎高遠而射之則終於不中而已矣聖賢之爲學亦然古人之善雖無所不
學而取法於古人則各有志焉周公舍武王而師文王孟子舍曾子子思而學
孔子言之所則者文王孔子也行之所效者文王孔子也日之所習夕之所思
者舍文王孔子無所用其心故周公之道與文王類而孟子謂予爲聖人之徒
使一聖一賢不各師所可師而泛焉慕乎古之聖人其志雖高而於成功也難
矣今之學者其質非皆不若古人也其不足爲聖賢之徒者知好古而不能取
法也漢之處士有黃憲者人稱之爲顏子而言論行事無傳焉仲儀之姓名其
尙與之同乎抑亦慕之而將法之乎憲之德量渾融不可得而澄撓近乎顏子

犯而不較處衰世而不欲仕近乎顏子之舍之則藏然顏子之所至非憲所及也憲質美而未聞道蓋所謂善人歟其視顏子猶曾子子思之視孔子也吾不欲仲儀學之也仲儀苟欲慕憲其學顏子乎學顏子而未及猶足以爲憲學憲而不得非惟不及顏子且并憲而失之先生謂仲儀云者欲其法古人之善也余重以仲顏云者欲其師顏子也思前之所字以博取乎聖賢之道思後之所字勉而取中於顏子焉此先生與余言也好古而不知所歸苟師乎憲而自畫非所謂仲儀仲顏也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三

...

...

...

...

...

...

...

...

...

...

...

...

...

...

...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四

旰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演輯訂

十一世 孫忠奕

重編

十一世 孫振節

序

贈林公輔序

不安於小成然後足以成大器不誘於小利然後可以立遠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銜者豎子之雄非豪傑之士也天之所賦於我者若是其大也吾充之盡其道則可以運陰陽而順四時輔天地而遂萬物窮可以希孔孟達可以侔伊周彼或負一才挾一藝安之而自足者自賤者也吾之所有者不以祿位而加不以丘園而損者養之得其義可以與日月同其明河海同其容施之澤四表斂之善一身彼或不知自重而為外物所移奪者自輕者也豪傑之士則不

然舉世推其賢而不以爲德衆人被其惠而不以爲功予之以卿相之位而不以爲榮布衣蔬食處乎陋巷而樂之不厭非薄乎當世之事而好惡異於人也其所志者遠故常若不至內有足樂故在外者不足以汨之世之急於求名者實不足恃也切於趨利者義不明而所見者狹故也夫操不足恃之實而徼過情之名秉不當理之義而竊苟且之利內望於成己外望於立功皆難矣乎余求士於今世病乎此也久矣思得如古豪傑者而友之而未之見然見可語者則以吾心告之聞吾言而笑者有之毀予以爲迂者有之求其與予合者亦未之見予未嘗不嘆以爲豪傑之士難乎其人而有志者亦少也今年來京師始獲同郡林君公輔公輔長予一歲爲文章善放詞馳騁然察其志殊不以此爲足每慨然論事雜以諧笑若能輕外物者而喜談古今豪傑事以自況予每爲之撫掌嗟乎斯民之困極矣困極必通上之人求其人用之而未之遇吾與公輔豈虛談哉不安於小成不誘於近利而就乎遠者大者吾與公輔志也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銜則夫人皆是矣於乎其尙以爲戒哉

贈鄭顯則序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澀則主於奇詭樂敷暢則主於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爲達好奇以爲工幾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爲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詞驟而覽之疊疊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爲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詞之修安在其爲奇也哉日月之在天躋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爲奇也大矣尙何以異爲哉至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爲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澀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爲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爲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繇復古之盛乎今

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爲文不好爲奇而亦不流於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共趨古人之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期也況於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耶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送石君永常赴河南僉事序

予同鄉之友石君永常繇進士高第爲行人會今上嗣位拔用俊良其僚之長薦行人之尤者永常與焉擢爲河南憲司僉事告行於余余執盞而問曰河南天下之要地治郡縣綿亙數千里而憲司操其平人有不得其願欲者必赴愬焉子之爲政也奚先永常曰於賢者愛之保之如圭璧惟恐其或見傷如黍稷惟恐其或無成於不肖者則斥而抑之不使其有立也芟而剔之不使滋且殖也若是何如余曰可矣然未也永常曰謹學校之訓嚴禮義之節求遺老先生

而尊教之使善者有所慕惡者有所愧若是何如余曰美矣然未也必也端其本乎本安在心是也子其正乃心嗜欲不形好惡不傾是非咸得其正然後可以爲正矣本之不治而欲以法矯乎人以教變乎俗未見其能化也天下所貴乎執憲之臣者非所以揣較法律用之不差之爲尙也以其能化之於法律之先而使之不抵乎法也使執憲止乎法律何不取吏之習法者而任之而必擢取儒者而爲之乎然則天子之意可知也子行矣子欲不言久矣子賢友也雖欲不言烏得而默諸然余日侍軒陛間覩聖明之政其於用法最詳且慎也子其慎於用法也哉永常謝曰敢不從吾子教規於是其僚聞之知永常果不負乎薦擢也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俾爲書其說以爲序

贈周履素序

聖人之道雖高深博大然其要不過乎修己以治人始於播灑唯諾之微而終於盡性知命遠至於五禮六樂萬物之統萬事之變無所不究而近卽乎彝倫之序不失其常既有得乎此其推之爲政教宣之於言語以用乎國家天下若

水決川馬行陸颿長風以舟乎海也古之君子出環堵之室而任天下之重順
運安行不動氣貌者所學皆可用而未嘗爲無用學也近世之士不然其所爲
學外其身與天下而舉不切乎事考其所施而程其所有判乎其不相入間有
求其要者往往失乎先後本末之倫而功烈卒不足追古人之盛世之學者舍
法家文吏則無所爲師吾深病而竊悲之欲從願學好古之友相與講唐虞夏
商之書釐周公孔子之典內淑吾身而推其餘以給夫世用而未之遂歲之初
吉天台周履素徒步訪予於緱城山中留而與之談數日其志意才藝有可樂
者且聞其所居奇山大谷間多特異士好學而與之游者甚衆烏知無與余同
志者乎人恆患不好爲學然好學而不知所好猶不好也知所好而不先講乎
修己治人之方好之無益也履素知所好矣其來也吾樂之而以未見其所與
遊者爲憾也於其去告之故使歸而講習焉庶幾無蹈予之所病而相勉爲有
用之學也哉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驚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旣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燹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余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敝褐羸童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有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

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仲縉告余余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贈郭士淵序

天地有至神之氣日月得之以明星辰得之以昭雷霆得之以發聲霞雲電火得之以流形草木之秀者得之以華實鳥獸之瑞者得之以爲聲音毛質或騫而飛或妥而行或五色絢耀而入音和鳴非是氣孰能使之哉山以是而不動水以是而不息有時而崩墮溢涸者是氣滯而不行鬱而不通也惟人者莫不得是氣而鮮得其純得其至純者聖人養而至於純者賢者也是氣也養之以其道之上和陰陽下之育庶類以治天下則均以事鬼神則格以行三軍則勝其事君則忠臨下則仁居乎富貴而不驕處乎患難而不懼施諸政事秩乎其理也發諸文章煥乎其達也立乎朝廷則近懷而遠服百王畏而四夷恐豺虎蛇梟遁跡而深逝鳳鳥來而麟龜出非至神孰能致是乎二帝三王之盛是氣

伸而在上故政教修而禮樂作及周之衰是氣屈而在下無所於用則爲孔子之春秋易禮以誅暴亂範倫紀其後孟子得是氣說東方諸侯輔以致治而不能則著爲七篇之書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謂是乎秦漢以降是氣分而不全賦於人或得之而不善養或善養而不遭乎時漢文帝唐太宗嘗用之以致治諸葛亮嘗用之以誅篡賊韓愈嘗用之以闢佛老他若董仲舒賈誼司馬遷揚雄皆用之成一家言雖不及於古其屈而在下則一也至宋人君能以道德作海內之氣故周程張邵朱子皆以是閑孔孟之道幽者使之明鬱者使之宣闢邪說而驅之完羣經於既壞而司馬光亦以是更弊法歐陽修蘇軾亦以是變詭僻險怪之文其後文天祥復以是不屈於夷狄使夷狄知禮義之可畏是氣之有益於世也大哉信乎不可不作是氣也今天下承禍亂之餘伸而在上發是氣於文章者太史公而已繼公而復古之道者吾不知其誰也吾嘗以爲井田不行民不得康正統不定四夷恣橫而道無絲施竊欲排羣言而一反之闡孔孟之道於今世而聞者交諂余吾邑郭士淵獨以爲然士淵能

文章學於太史公而未得志於世吾服其材而又感乎命也嗚呼士淵其得是氣之幾純者乎在乎自養之而已養之誠以道伸於上而施諸人天也屈於下而垂乎後亦天也吾其違哉於人其違吾乎哉

此句疑有闕誤衍文

贈趙教諭序

不知者謂仕莫易於教官知者則謂其職爲最難夫爲之難者非病乎位不崇而不能服人也非憂乎祿不豐而不足以資其身也亦非記問不充而無以應學者之咨詢也惟患乎吾身之德不明而無以啓人之昏吾身之行不能而無以起人之困故一言未脫乎齒而衆譏或叢於耳一動乍接於人而羣猜或萃於身斯其爲可愧也斯其爲可畏也豈非甚難而不易乎雖然吾身果不病乎位之卑則無慕外之非而可以師柳下惠士師矣可服乎人者不在茲歟不患乎祿之薄則有自得之樂而可以爲孔顏之學矣資於身者不益博歟果能習舊聞而有新得則自可以應學者旁求而遠索將視古人之遺編爲糟粕而凡以記誦自多者曾不滿乎一噓矣如是則德不患乎不明行不患乎不能人之

昏者有不能啓之乎人之困者有不能起之乎吾之一言一動皆足以法於其徒而衆諂羣猜不能及於吾矣將愧我而畏我夫何愧人而畏人人恆難於所易而我能易其所難豈不尤貴尤賢哉於乎吾嘗爲師故知其難爲始也不知己未能而遽責人以必能故人恆我憎不知己之不足而責人以己服故人不是我欲後也思欲以是勉人必先以是自勉故人亦我善思欲以是責人必先以是責身故人亦我親今吾去師位也已久每思之凜乎其若履朽惟子之賢克任是道敬之懋之令聞永保

贈王生序

王生處甚卑而志甚高亦有才氣庸下而居顯要者以此觀士焉所取哉人譬諸器也位譬諸物固器所受也加珍器以藜糗不能損其可貴被土偶以文繡能忘其土偶之質乎才之與位不相謀也久矣君子觀其所存而已矣其所遇奚較焉漢中王生年二十餘調爲寧海關市吏其容凝然其氣充然其守甚確而志不凡近供職之暇輒袖古書從人講說乎仁義道德之旨而深求之若不

見其所處之陋者語及勢利之所爲則疾之如所讐怨人多異而稱之吾觀世之以士名者一不得所願則去廉恥毀節行從而與俗渾不復肯自奮拔思稍別於庸人而生獨不然此其所存者足貴矣夫人有可貴而不知則爲瞽知而不稱之於世則爲隱余不敢隱於生也然後與之言以失言病予且爲生病者非君子之道也

原多誤

送河南僉事湯侯序

天佑人主而俾之創制立政以開悠久之業必生奇才異能以供其一時之須使之無求而不獲無欲而不成端拱指麾而庶事畢治故漢之興或出於刀筆而爲之次律令或起於薦紳而爲之定禮儀或拔於行伍而爲之申兵法至於章程律曆莫不有其人爲之明一代之制而當時中外之政未聞有不理者夫以漢承秦坑滅之餘賢才宜其難遇也而真主一出羣英蝟興隨其所向靡不如意豈人謀之所能及哉謂非天有以相之不可也國朝承有元用夷變夏之後文獻殫耗皇上臨御蕩滌惰驕作新士氣廣大學以育俊茂未幾才能之士

充溢四海居弼贊之任則著慎密忠敏之績列糾正之位則有明肅公廉之聲
往往皆如夙成穎然絕出於時以致當世之治苟以爲問學積累之素則人力
不能若是之速也庸非天之所相乎予比年往還河南聞士民稱按察僉事永
嘉湯公正傳之賢其達於體要也宿儒舊者有所不能逮熟於情僞也銖姦兩
黜有所不能逃遇事敏決而應機立斷執理堅確而奮起勇決居官三年吏畏
而民悅之闔境數千里之地莫不稱其美而想慕其爲人而正傳年甫三十耳
其於政事果孰傳而孰授之也哉疑也而若或悟之爲也而若或輔之思慮之
所營耳目之所察皆若有物以默贊之者是則所謂天佑國家而賦其才者非
邪夫才之難也久矣吾丘壽王妙年能文而治民無稱黃霸長於治郡而相業
不顯工於此者多短於彼優爲一職者大體或病焉此全才卓識所以難乎其
人也今正傳之賢固非壽王輩所能及行將以治績受寵擢居大位益務寬厚
之量敦誠明之學以古大臣之業自勉使今之行乎河南者他日行於天下而
後世稱當今得人之盛於正傳有述焉非大丈夫之志願哉予於正傳所居爲

隣郡所業爲同道與之言論志趣又有同者於其考績於朝者不獨稱其美而以遠者大者望之非私正傳也所以樂道斯世之得賢才也

贈河南王僉事序

遇時而得位者衆人之所慕非君子至樂之所存也有位而澤加於民志伸於時上有以得乎君次有以顯乎親此則君子之所樂者乎人孰不居乎位也而位之可以行志者鮮位可以行志矣患乎才之不充才足可爲矣患乎道不足信乎上此士之樂難乎其全也抱有爲之才居可爲之地而受知聖明以光耀於天下王侯履道其人乎履道繇博士弟子員自西蜀來京師不數歲擢僉河南按察司事行部於外勸學禮士搏姦擊強擿發僞媮威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咸大畏服會縣長吏有不法懼履道按之斂民金錢欲賂其左右履道以狀聞天子嘉嘆稱善下璽書遣使者賜衣服錢幣所以褒予者甚盛於是履道之名赫然聞於朝廷而播於四方是時履道春秋尙富居河南已三年太夫人就養官所僚佐奉觴爲壽共嘆其爲賢子夫人亦欣欣焉爲之飲食盡歡履道於

是乎爲可樂矣雖然君子之樂非特欲樂乎己必欲推之於人使之有以同乎樂也故己有善則思天下之人皆善己獲所願則思天下之人皆得遂其生夫豈徒榮一身也哉聖天子任賢圖治之心如饑渴褻嘉良臣以風厲羣下望於履道者蓋有在其尙無以所至爲己足而益思推所樂以及人以報天子之厚恩詩不云乎爲君子使媚於天子又不云乎爲君子使媚於庶人此士之所以爲可樂而能全者乎

送徐思勉之山東按察司僉事詩序

以刑罰禁人不若以禮義化人之易入也以言貌察人不若以行事試人之易見也古人治道乃於今而有遇焉皇上嗣登天位念習俗之陋貪詐者之多以爲昔者治之以法而犯者滋衆豈非教化有未至歟乃蠲逋租赦死刑選擢良吏以治海內除民之所患苦而與之以所歡未及期年萬姓協和四方丕變士君子以行道輔時爲榮而不貪祿位百執事庶人以謹行保身爲常而恥言貨財上而朝廷下而窮邦小邑皆思洗濯瑕眚以自歸於善可謂盛矣上猶以爲

未也親擇廷臣二十有四人爲採訪使以觀風謠燭幽隱利民之事得以便宜行之繇是天下忻然謂太平可立致使者之出莫不自奮勵各思建明圖畫以求稱任使之意及旣事還朝卓卓以政事聞者蓋居其半給事中華亭徐君思勉有聞之最者也天子以爲可用會大同有警復俾持詔往撫慰兵民思勉精敏勁正所奏舉皆切時事其能愈彰適山東按察司以缺官告卽授按察僉事將行其僚友喜思勉之受知於上而樂聖朝賢才之衆也爲詩以餞之而以首簡爲屬昔周之中興也宣王善於修政用賢而賢才衆多詩入歌之韓奕烝民崧高諸篇皆錢行之辭也而烝民特爲仲山甫徂齊而作其揄揚德業爲尤盛至今觀者如逢其時見仲山甫焉今思勉之職視仲山甫未必同而徂齊則同將王命則又同第未知詩所述作能如尹吉甫之壯麗温厚與典訓並傳否雖然世有聖君不患無賢臣德業旣盛不患無歌頌之者今上聖明不愧三代賢主思勉能以古人自望仲山甫之事寧知其果不可冀耶詠歌之士必有敷揚焜耀以昭千古者矣抑尹吉甫之言有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

強禦此其部使者之事也予不能詩請爲思勉賦之

送伴讀朱君之慶府序

聖天子稽古圖治嘉惠九族念親王勸講輔德之官未備無以成藩屏之才也乃二年春三月詔增立賓輔一人佐講讀及書各一人進對皆稱名而不臣坐論道德用賓師之儀甫定適慶王奏薦名士三人請補府僚之缺於是天子以王所舉爲必可任也俱授以官而攜李朱君仲湯爲伴讀將行弟孝寧時爲中書舍人請於朝之大夫士賦詩以餞之惟昔太祖高皇帝以雄才神略戡定萬方懲前代宗室寡弱之弊衆建支庶羅列海內宮室服用下天子一等朝之大臣雖三公大將軍皆趨拜殿庭以至親處權寵之隆古莫與倫何其盛哉然而諸藩德業可擬古之賢王者雖間有之而未之屢見豈非處尊崇之極而驕泰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勢卑不能矯其失故耶天子慨然爲深長之思增立輔臣重其職任俾咸知尊賢取友以成令德其爲宗室謀可謂遠矣朱君首應是選其可不知所自重乎人於忠孝不能皆生而知故必貴學學不能無待於人而

自達故必資師友之助朱君以講讀爲名王之所講者必先王之正道絲義則安蹈利則危敬慎則獲福恣肆則致凶與賢者同志則光榮與愚者同事則汗辱必懇懇爲王陳之使王享有令名朱君亦預有其美不然徒以祿位爲身計而王國之得失不介於中豈聖明設官之意哉抑豈舍人愛兄之所愿哉夫又豈賢王選擇薦進以求益於士君子之本心哉竊聞朱君言王好學有文章其於忠孝蓋出於天性審如是能賦之士可以爲聖朝賀矣

送陳達莊序

君子惡乎無功而忌乎喜功惡乎無名而忌乎好名功名者人之所宜有而不可有預求必得之心有預求必得之心於功名之間者造物之所不與也禹益之治水土臯陶之治法垂之共工夔之典樂其心知盡其職而已豈願以此功而名於後世哉至今其功名溢於海內而不可揜者以其有無求之心也使皆鑿私逞智以求之則其爲功名也狹矣往年天子念生民之未給恐關市之利或過取而病民也使者四出覈天下徵納多寡之數將據之以爲常斗筭無賴

之人不思上之憂憫元元之意競以聰察苛細爲能据撫閭閻筐篋囊盎間物籍其數以爲匿稅而致之罪郡邑至今拘其數而不能供吏以失職去者相望小人喜功好名之害至於此其功名亦豈有足稱者哉適足取敗而已天下何患乎無財能養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國而國自富矣廣東嶺海之間民富物賤魚鹽之利最博故其地有鹽課之司其官自提舉而下朝廷咸慎擇其人四明陳達莊自孝義令遷爲副提舉人咸稱君忠信有文才可以爲政昔治孝義民甚安之蓋儒者之達於事者予以爲陳君治此職於是乎得人使好功喜名之人執財利之柄嶺海之陬必有受其害者陳君仁民之餘政司其平以懷遠人東南之民必有受其福瞻駭咨嘆謂國有善吏焉豈非陳君所樂爲哉不切切於功名而存心於愛民此功名之所以不舍者也

送祝彥芳致仕還家序

天子新有天下懲前代弛緩不振之弊赫然臨朝體天地之運法日月之明潤之以雨露震之以雷霆大舉廢政而修明之如是者十餘年而始定當是時郡

縣之官雖居窮山絕塞之地去京師萬餘里外皆悚心震膽如神明臨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髮出法度悖禮義朝按而暮罪之其重名實辯臧否誠古所未有也是以其時守職之官非精強敏給有兼人之材應世之智者鮮能終三年之久獨括蒼祝君彥芳自國初兵革未靖卽受命食祿凡十有五年年至七十而以萊州府通判致其政而歸於是士大夫咸稱其賢而歎其獨得也多爲詩美之而祝君亦自喜其老而幸休於家也復俾予序之今之仕而位如祝君者多矣而獲致其事而去者鮮矣獲致事而去者有矣仕十五年而至於今者鮮也古者國之史官書當時之事去其常者不書而擇其鮮有者書之然則祝君之歸使後世有史氏出其在所書乎

送嘉祥知縣葉孔昭朝覲還任序

先君太守公守濟寧踰五年於時三州二十縣長佐數十人皆南方士舉進士能文章有名者凡數輩余獲執經諸君間講論問難而閩士鄭君禮賢丞曲阜葉君孔昭知嘉祥待余尤厚鄭君端方溫直而長於詩葉君慈良和惠而明於

易余心尤愛敬焉二君每至先君屏去崖岸相與道性命之理談政事之要以相娛樂予時未涉患不省事以爲諸君者可以常相與處未知其樂也洪武八年鄭君以中考遷知陝之同官縣去明年先君亦去官來京師以卒予奉喪歸天台伏山澤間目不見縉紳士大夫之容耳不聞文章道術之言每憂餘氣定追思諸君過從之盛輒引領西顧歎息而不已然後知昔時之樂誠不可復思以爲二君方有志乎仕予何繇而見之乎今年余偶來京師鄭君適自陝至會於逆旅旣爲禮相勞苦卽問舊交所在數十人之中已鮮有存者獨葉君儼然治嘉祥得上考朝京師以還爲衆所推譽余又歎當時仕州縣者或聰察強敏或苛刻有威聲人畏而服之今皆無在者而葉君以慈良和惠之儒者衆多疑其弛緩少功而獨存焉則又可見爲政之道在此不在彼也已而鄭君謂葉君之來朝而還能詩者多歌頌之子最故不宜無序嗚呼葉君旣已過數十輩矣奚待予言哉然葉君先君之故人也先君之爲政以刑不足以止暴則行德以率之以躁不足以制事則持靜以化之故其時先君之政爲東方郡牧首推是

道也豈特可爲郡哉雖天下可也今世俗之吏不達大體擗撫細故以爲明深文重刑以爲斷卒之禍及其身而後止其視葉君何如哉葉君以寬厚爲縣而治矣繇是而進乎其大者願無變乎斯道他日朝廷求寬厚者而用之其將在茲乎予雖賤敢爲葉君慶且以識吾私焉

送劉侯序

天下皆知仕之爲貴也而不知其所繇貴苟徒以祿爵加人而不修其可貴者吾見其賤未見其爲貴也人之所貴乎仕蓋將以行道焉耳道足乎身施乎人無所作於心雖抱關擊柝之微貴孰尙焉道不足而位有餘君子之所深恥也吾行乎世見貴者多矣求其可貴者未之或見豈果才之難哉才而知道者難遇也劉侯其庶幾乎劉侯爲令象山三年以民情爲賞罰而不參以私視富貴爲徵發而不可動以利民始不安之久而愛之愈久而服之語必曰吾侯而不敢稱其官其意以爲侯者爵之至貴以此加之所以見劉侯之果可貴也而不知劉侯雖爲令其可貴者自若也三代之詩人宜其忠厚也至其怨誹其上斥

之爲狡童比之爲碩鼠又何其薄甚矣哉今侯之治民旣甚異於詩人之所刺者而其民之忠厚不敢以其官稱之況肯有他哉則其過於周人也遠矣是非特侯之治民爲可貴其民亦可貴也余得不貴之乎安得不稱之乎

送李宗魯序

髮不足者失鬢則羞傷指之人無履則憂彼皆不足於己也故望於外物也重內苟足恃千金之寶視之如泥塗文繡車馬陳於其庭而目不少顧豈以得失厚薄動其心哉爵祿之崇卑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可以此榮辱其身也而使士亦以此爲喜戚則士之所貴者鮮矣故有以自適則生死一致也貴賤禍福一視也無以自適則飽餒寒燠皆可以變色而怨快況大者乎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此好事者之浮談夫聖人之於天下不以物而喜戚得位而道獲行天也道不得施天也得與不得皆歸之天何以喜戚爲哉如以得爲喜則將以失爲憂此好名嗜利者之爲非無固必之道也吾固知非孔子事也世之以士名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行合於孔子者無幾孔子之道豈徒言哉知而不信

信而不行者衆也臨海李宗魯年二十餘奇傑有偉志入太學貧不能自給人
不見其有困容予知其有富貴器也久矣去年釋布衣拜監察御史其容如在
太學時今朝廷欲試之於外俾主瓜洲廩粟其言貌與爲御史時無異今之人
有得盃羹而自慶者有失一錢而移怒於妻子者彼非不欲強飾其情內無足
恃雖欲僞爲而不能也布衣之於御史御史之於主粟吏其得失亦遠矣宗魯
皆不爲之少變豈非固有所恃之君子乎宗魯雖不慕富貴吾知富貴不宗魯
舍也凡人可以富貴而不可以貧賤者不足爲君子外物之臨豈足榮辱宗魯
哉人苟以其外者賤宗魯非君子之徒也

贈黃叔暘之遵化主簿任序

金華黃叔暘以元名儒文獻公之從曾孫受學於今太史公爲子弟繇齊王府
伴讀拜監察御史爲良法官旣而出爲北平遵化縣主簿人或謂叔暘生長名
冑有美才都要任固宜今出而爲斯職地遠且界邊大雪烈風薄冬凌春黃沙
日夜飄擊街巷咫尺不可辨其氣苦寒其民被狐貉羶裘以居其俗剛愎不可

以儒治而叔暘自南至北服食與其水土乖固不便況簿居令丞下勢卑尤難爲莫不爲叔暘憂余曰此雖愛叔暘而云非知叔暘者也夫君子異於衆人者幾何處華顯策肥馬從徒衆而享厚祿能安之而不憂者雖衆人皆然何以見君子至於事有所難處地有所難居勢有所難爲而能不動於心思不形於顏面坦然以爲樂者此惟君子能之衆人則不能矣君子之所樂者道所安者義道在是也義在是也雖置之於中國之外措之於編氓之列猶欣欣而不變況有祿食爲王官乎夫仕固有崇卑顧爲之何如耳爲之誠不以道雖公卿猶無位也爲之誠以道雖抱關之賤猶傳於後世況有人民社稷之寄者乎自斯民之生其達乎位者亦衆矣然至今不泯滅者豈皆達者乎亦人之自爲有以致之耳以叔暘之才其所視以爲重輕者宜如何而奚以是爲戚哉於是論者然余言請以爲叔暘贈

贈金溪吳仲實序

道本於人心非幽深玄遠不可知也而人鮮知之邪說惑之耳古之爲邪說者

其言異其術異其名亦異其心亦自以爲異於聖人之道故其說易攻而民之智者不之信後世之爲邪說者其言與術皆異至於問其名則自以爲儒問其所宗則以爲得聖人之傳故智與愚者皆溺焉聖人之道載於經可知矣未嘗使人求道於博文約禮之外聖人沒明道者莫過於子思孟子而二子之所言近而身遠而天下要其原則本之天命語其事則愚夫愚婦皆可知之亦未嘗爲窈冥渺邈之說使人不可致詰也後世邪說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嗚呼是果道邪以聖人之智睿七十子之偉傑其過於人亦遠矣然而必學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於終身而不厭彼邪說者則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吾心俟其頓明忽悟而後可嗚呼是果何道邪且經之作何爲也聖人思己之身不能常存以淑來世故載其所言所行者使人取法焉耳今人必謂無所用乎經而可以爲聖賢則邪說者果勝於聖人也耶棄書語絕念慮錮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倖於一旦之悟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於世之術也而學之謬自附於聖人而曰聖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

其身而又誣後之學者何其甚惑耶自斯道之不明其欲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爲墨楊者不諱其名爲楊申韓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驅之則人隨以定其爲害可息也天下之大害莫甚於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所以從之者衆也然非彼之過也從之者愚也今有人焉棄稻黍而噉橡栗雖無識者亦知其爲愚矣棄孔子子思孟子而不師而求異端之似者師之孰謂其智耶金溪吳君仲實儒者也學孔子子思孟子之道而不變於流俗者也其爲學甚富其爲文辭甚達是皆彼之所棄者而吳君獨盡心焉余慕其善爲學也其自京師將歸故論邪說之害以贈之俾告其鄉人嗚呼斯道之不明久矣謂余言爲然者其有志於道者乎

送牟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猶不文也三代以上斯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求之故其文繁吳之人論舟可一言而喻胡羌之人終日談而不得其狀知與否之異也聖人之言如書易春秋之所載孔氏弟子

之所述片辭可以善其身而治天下豈好爲略哉無所用繁也莊周荀卿之著書其辭浩浩乎若無窮於道邈乎未有聞非工於言而拙於道也求道而不得從而以言窮之雖欲簡而不可致耳然其文猶未弊也自夫不徇道而徇人不求合於古而求合於今者始相如開其源崔蔡暢其支魏氏迄乎唐初助其瀾者盈天下天下之言文者諛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逮文宋之盛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見其人也嗚呼今之學者欲復古之文難矣古之道不過譽於人不浮費於辭今則不然譽不過則人以爲慢辭不洽則人以爲各位尊則形於言勢卑則怒於色懷之出戶則裂而棄之矣古之道論是與非也必當賢之與否也必嚴其辨不自棄其身不苟從乎時今之人不然深謀則以爲刺譏正言則以爲擊排志乎道則訾以爲迂慕乎聖賢則謗以爲誕師以是爲諱而不講弟子以是爲嫌而不爲嗟乎今之君子何繇而復古

之文乎古之文也質今之文惟恐其不華也古之文也正今之文惟恐其不阿也古之人所學者道今之人以道爲不必知也當今之世非豪傑之才惡能救之乎匪遺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願乎人不足以明道匪有得乎道吾未見其能文也同郡牟君元亮趙君士賢太學之能文者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於其歸省故與之論文

送吏部員外郎龔彥佐序

士惟不以富貴動其心然後可處富貴而成事功彼眩惑於利達者未得之則覲且慕既得之則誇且肆此其識趣之陋烏能有所樹立於世哉夫祿之以天下而繫馬千駟常人思以其身易之而不可得而伊尹不屑一顧視焉彼聖人者其心之所存卓乎高出萬物之表而物不得以浼之其於天下之事也何有後之君子未嘗無才也卒之不若古之豪傑立德宏而成功大者其所見者淺而爲富貴所怵也使其心有以自樂而不爲外物所移何有難行之事乎予少行天下求自重之士與之遊而不可得昔年反乎鄉見龔君彥佐其言確然其

貌肅然其自視甚重而不肯少屈於人心固奇之及今十餘年復至京師而彥佐爲吏部員外郎視其德如鄉閭時不翕翕以趨勢不瑣瑣以徇利淡乎自守而不阿而名公卿皆才其所爲予官翰林與彥佐居相隣而班相邇宜可以往來而彥佐非有故不至公事之暇閉門讀書其被服飲食以儉爲本人不知其受下大夫之祿也於乎此可以富貴動其心者哉今年春彥佐居官及三載例得還鄉省墳墓與之友者請文以相其行世以仕而歸故鄉爲榮人能言之若夫彥佐之志可與成功名而其進未已此則人之所未及知而予樂爲鄉邦道之也

送盧尙毅序

昔予在鄉邑邑士盧君友直以孝友著稱予每過之見其子尙毅方十五六貌質端厚操筆書大字有法市野子弟從其遊者滿堂尙毅坐其中訓飭之莫不帖帖畏服心竊識而奇焉後數年選爲縣博士弟子員予宦學蜀秦間繼而聞其以才領鄉薦入太學繇太學生以事例出爲幕官去年天下大比尙毅就山

東鄉闡試在高等今年羣士大會於禮部尙毅預亞榜得爲常德教授將行以贈言爲請嗟乎自予識尙毅至今二十年予日衰且病念昔少壯時意氣豐盈開口論天下事若無難爲者見古人所爲少不愜意輒抉擿排之今年四十有四回視曩日若二人然日默默省己所遺闕惟恐所爲或愧於天府仰班行中上不能致主上下無以潤澤斯民復顧戀未能一旦引去以休於田里每自訟不暇而何以爲尙毅贈哉況尙毅自童稚時已爲人師今年踰三十治經爲文皆不在人後以是而師大郡其不難而易也章章矣而予何以爲告雖然古人所謂師云者非止治經爲文而已也蓋有道德之憲政事之傳其本乎正身以率之而不在法制規約之淺也是以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皆非後世所及今尙毅之父以孝友聞而尙毅質重不華其爲學必有異乎世俗之學者俾他日湖湘之間聞有師道可稱者安知非吾尙毅也夫

贈劉君序

天下之吏卑者衆而難爲惟其衆也故仕者自意雖有善績終不足以取旌顯

於世繇是多毀蔑廉隅與俗相踰汨上下惟其難為故人無自固之心惟僥倖冀得盈歲月即棄去不省是以庶職多不修關市之官卑而尤眾者也其不修為尤甚此雖勢使之然吾意亦謂有志者寡故耳君子之仕烏有崇卑難易哉食其祿則思盡其心上之知否固不暇計苟祈人知而為善則為善者少矣有志者不為也觀乎居大位者不足見人之志在下位者不廢其職惟有志者能之廬陵劉君思忠以儒被選擇征關市於蘭溪三年恆賦不損於初而民稱其廉行旅稱其惠士大夫頌其能聞其去皆惜之非有志其能然乎先王之為治使有位者皆務修其職非能督之使不敢懈也懲勸之道明焉耳若劉君之為先王之所宜勸者也今上方以治功望於下烏知異於先王之時哉余將於劉君之行徵之

奉教送宣慰使楊鏗還播州詩序

上帝以 大明能慎德撫民付畀萬方禹益之所紀漢唐之所治彌天際海罔不來臣播州宣慰使臣楊鏗當中夏甫定即來附屬春秋奉方物貢獻京師訓

教兵民供徭輸稅俗淳盜息比於內郡使介行旅交稱其能洪武二十七年春入覲蜀都王嘉其忠於天朝也燕勞寵錫禮秩加等厥既辭有教曰鏗甚忠知臣職長史宜合儒臣賦詩以送之且命臣序之臣乃言曰地無遠邇人無中外惟克履道斯爲賢能永受福祿惟忠惟孝皆上帝所賦福善禍淫實命之常環國之境其地十百於播州以雄長一方者世不乏人而播之楊氏獨絲唐季逮今六百年祖孫相傳靡有失墜豈甲兵險阻果足以自全耶蓋以能繼忠孝奉臣職而受福於天人也世有負固自驕以取顛隕者視臣鏗之賢爲何如是宜見寵嘉於賢王以華楊氏之子孫豈特傳一時而已哉臣鏗還其宣聖朝及賢王德意以告諸部族俾勿怠則臣鏗之忠可歌者滋大矣然則諸君子之詩殆其權輿乎臣鏗字廣成別號庸齋好學知義理其先出於宋贈太師業世以忠勇稱其守臣節蓋有所自云

送樓君士連謁選入京序

貴玉之國多磻好鳳之國多鷦名之所在僞之所趨也然良工不以多磻而訾

玉君子不以多鷗而嘲鳳務識其真而已玉與鳳何異耶今天下尙儒四方之
以儒名者駢錯闕下誦先王之道立雋功於當世者不爲少矣其中真名而僞
行者亦豈無之哉或者見其然謂儒爲不足用殆未之察耳其不足用者豈皆
儒也耶疑斯說者曷不於樓君士連觀之樓君金華太史公之門人誦先王之
道有年矣其文辭行術粹然不污公嘗口稱之向者出而應有司之選主宣寧
仁壽兩縣簿皆以憂去官雖未究其設施而其及民者蓋累見矣使稍崇其階
大其職豈不足以成功名哉於其除服而出也吾知其有所遇也夫士患無真
材不患不遇有材矣雖不得位弗失令名無材而居尊位多見其無益也古之
儒者豈徒誦說浮文云爾哉將以行其所知也聖人之道具乎六經四子之書
皆可行也苟舉而措之天下可不勞而治況其小者乎自夫道之不明邪說布
乎域中所遵而守者皆法家之言烏在其爲儒道也以彼爲世守之具則謂儒
爲不足用固無足怪者世之鄙儒因其言亦曰吾之道止云云耳非世所緩急
也繇是聖人之大經墜地雖幸逢斯世有振之之漸然其壞爛已久非一朝夕

可理固有志者之所隱惜也吾之此言不於樓君發則將何從而發乎樓君幸以道自處見儒衣冠者則告之曰天子方以儒圖治各務弘道慎勿爲礮爲鷗以累玉與鳳哉

送解元振先生還廬陵序

於道誠有所得而養之純守之篤則不爲外物之所移習俗之所變彼搖奪於利欲漸漬於汙卑者皆無得於道而然也斯道行乎天地而具乎人心人莫能違之而不能知之或能知之而不能得之是以冥而居瞽而蹈終其身而不能盡其性之所有加以富貴則驕處之以貧賤則屈習之以機巧則遷天之全以與之者至於喪失拆裂而無遺是不亦可悲也哉然非其人之過也生也非其鄉學也非其師莫或啓之而戕之者衆無惑乎其不能有得也廬陵自宋盛時爲文獻郡名人碩儒之有得於斯道者後先相望解氏爲郡大族異時嘗有聞於天下元振先生少爲其家良子弟受業諸父濯磨講切以求孔子孟子之所傳旣而若有得焉涵焉而益深持焉而益完遂溫然爲君子江湖之間多知

其名洪武癸酉四川藩臣發幣徵校士子之文賢王方篤志聖學稽古禮士因蒙召對賜坐從容諮訪元振坦夷愿諒言不致飾而陳義無隱其自守堅確不可變遷王甚嘉獎及其告歸特賜以詩而以樸直稱之復教羣臣咸賦詩以送之今世學古之士藝能才術如元振者雖不多見然不可謂果無其人也至其言行循乎道取舍去就不溺於俗求如元振者其可多致乎是以讀王之詩而不能自己於言旣以明元振之學過世之人抑以見賢王以道取人非盛德不能也

送周宗傅省親序

吾台在宋時爲東南文獻郡於時至宰輔者六七人列侍從典方州者以數十計亦盛矣哉官爵之盛不足深道吾獨慕其時道德文章之美形諸事業著於簡冊皆崇偉光大非後世可及豈其時人才素賢乎亦上之人有以化之也曩時俗淪於夷弊陋不振者七十餘年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者亦衆矣而終有媿於昔心竊痛之以爲盛衰之理常相仍而行庶幾將復宋時之盛乎及今天子

立十餘年而吾郡之士稍稍可觀或出而治民或顯於朝廷其所爲輒出他人右固已占其兆矣及來太學與其士遊問學士之秀而人輒推吾台余獲求而遍交之其文辭純美而材質英朗者果吾台人也余於是益爲鄉邦喜今年上擇諸生之尤者四十有二人賜襲衣持束帛歸省其親他或連數郡無一人而台之在行者三人焉周君其一也上臣庶遍四海守土之吏理兵之將以萬計而幣帛之賜及其親者數十儒生獨先蒙之豈端爲諸君哉所以耀天下之觀聽使爲儒者知所勸耳是今之行雖窮塞絕漠之夫猶當興起爲學況吾台文獻故邦乎況躬承其賜者乎又況若宗傅之賢者乎宗傅歸而告吾長者語吾朋友凡生吾台者皆當爲台自重守官職則先德化後刑罰居田里則崇孝悌厲廉恥以爲細民宗傅亦尙考論道德文章之緒益充其所爲使他日朝廷講人才之美必先吾台道風俗之淳亦必首吾台而吾台果復宋時之盛吾深望宗傅之行也不然非惟負上之恩亦非吾所望於台之人

送太學趙孝先從軍詩序

臨海趙君孝先為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為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為父言者即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於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羈旅亡聊而獲祿位也即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蓄德踐行如孝先有聲名如孝先旦夕當為美官官於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為哉為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而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為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於民必有補益課其績效孰為寡多烏可徇一夫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愛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為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指乎以己視人則己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為榮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為況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效大也辟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

隆隆隱於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爲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苟絲是而子則爲孝絲是而臣則爲忠有益於人紀豈不甚大其於爲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身以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說以序之

送危泰生序

臨海危君孟暘代其父輸作以死其弟國子生泰生請傳於太史公斂其首歸葬泰生之友郭君士淵謂余曰泰生悲其兄之不幸且不得志而歸子何以釋之乎余曰人處乎世父子相聚乎一堂之內朝夕焉以問其飽饑寒暑跪拜獻薦以致其歡忻而解其悲戚優游順美以養其生此民之幸者以方乎孟暘遭罹患苦以死固爲不幸也然今人之得此者亦有矣而雜然而生寂然而死求其獲書於鄉胥閭史者且不能致況列於史官乎今孟暘獨有得乎此矣不謂之

不幸然則泰生勿以深悲也且士之志上者在道德次者在勳業下者在利祿勳業非位高不足爲則世之仕者特利祿耳使泰生卽得之不足爲喜今舍此而去也誦聖賢之言以求性命之微旨徧覽古今之變以觀其得失成敗之原推之於躬行以從事於古人道德之學其志之得者不亦侈乎而可以瑣瑣之失爲戚耶儒者之於患苟非自致之則安乎命而已孟暘之死命也泰生之不遇亦命也命出乎天天其繇人乎哉泰生之父賢而有文章其必識此矣郭君曰子之言非特可以慰泰生且可慰其兄非特可以慰其兄且可以解其父之憂而告其鄉人遂書以爲贈

送凌君入太學序

爲士之患常在乎自處太淺而望乎上過深聖賢之道至大矣其全可以治天下變風俗而其緒餘猶足以守一官化一鄉非止小材曲藝而已也故古之君子學之終身而不敢以爲成材周於用而不敢以爲能今之士不然所習者未脫乎剽竊誦讀之間而充焉以爲足所能者不過乎室家隣里之近而肆然以

爲高聖賢觀之何其淺乎上之爵祿所以待賢者固古之君子所辭讓而不肯居者也今之士則以爲分之宜得處卑則覬乎崇仕外則希乎內怨訐而悲戚勢取而力求其望乎上非過深乎上之所以勞於育才而病於少功也然亦有故焉鄙生於所求貪生於所用求之盡其道則鄙者可化矣用之當其才則貪者可消矣今之成均育才之地也欲得才之美者而用之舍二者奚先乎士惟有慕道德之志然後可以當大任有輕富貴之心然後可以成大功是豈庸人所能及哉浦江凌允恭曉然有志操以郡諸生選入成均別予欲求予言允恭之才已爲州里所推予無以贊也然予恐其以所志者爲足而過望於上也故有以贈之

送金文舉歸省序

共里閉聯姻戚而相恤者常人之所能勉居異郡生異族而知相拯者惟君子能之自爲孩提而識其面見吾父兄與之交遊來往吾情與之熟也一旦遇患難不忍而恤之則何難之有生而未之識也長而不與之交也自非志意之相

同道術之相感烏能相恤而不厭哉今天子聚天下之才於太學而教之四方之人無所不有而吾寧海惟郭士淵在焉士淵素弱多病一蒼頭侍其行亦老矣去年士淵疾作且數月殆甚既而其蒼頭亦病饘粥幾無所仰其同舍會稽金文舉朝夕坐其側問其饑飽安否烹藥進食時其所欲而奉承之或半夜渴求水卽持汲器以往或欲起不能行則扶掖而順其所如及士淵之愈無難色今年予訪士淵於京師士淵爲酒飲我文舉爲之具殺蔬持觴起勸客坐士淵下如事其兄然余屬目視良久以問士淵士淵以告曰吾與文舉素無平生歡而文舉視我如至親我無以報今文舉將歸省其親願子有以贈之余於是知文舉之爲君子也古之君子視四海如其戶限觀四海之民皆若同氣之親老者父事之幼者撫之而不見其爲他人故居乎鄉則鄉受其惠居乎位則澤被乎民而推之及乎庶類咸得遂其性彼誠知本而然也後世人不知本視其親戚且有乖背之心況同類者乎是以僥倖得位則堅持其私以行酷虐之政而生民之困久矣文舉方以材爲時所稱祿位之隆其所宜有也余所望者在乎

知本耳視其於士淵若此則於民寧有不能加愛者乎且無位而爲善則事難而效寡有位而爲善則勢易而功多文舉於其難者且爲之矣況於易者乎其功名之成也可必矣余重士淵請故於其行道其已能者告其父兄使知文舉之賢而以余所聞者告文舉俾益進乎大者也

送梁宏省親還廣東序

木不必皆產於秦華求其足用而已玉不必皆出於荆藍惟其可寶而已材能之士何必皆齊魯韓魏之國哉苟能任之四海之內無不可用者不善任使雖鄰里之人猶且相猜烏足爲治乎昔嘗稱南士輕剽不可當大事此北人自私之論三代聖人非不欲用南士也限於封域不能有其地雖欲用而不可致爾春秋寓周之法不鄙季札孔子論學文不鄙子游使孔子居乎位其將不用南士乎亦將用其才也漢之時有徐穉節行高當世三國魏晉以後士之可稱者多南方之人唐之時與魏徵齊名者曰陸贄爲宰相有行義者曰張九齡贄吳人九齡南粵人也宋之盛世有杜祁公衍范文正公仲淹皆居吳越間其後立

功名有文學者率多江淮以南之士孰謂不足用哉世之取法以爲程準者莫過於孔子而孔子未嘗鄙南士言治道之盛者莫過於漢唐宋而未嘗不用南士然則論者果何所本哉其不足信亦明矣今國家知其然凡任人命官惟以材而太學之生海內之人無所不有已可以矯論者之弊而自私之人猶竊竊相訾不置何其甚惑耶夫天之所以授人使爲賢愚不肖者一而已何有南北之殊國家盡有宇內視四海皆其閩闕何嘗有所偏厚而云云者譬之羣兒相詈於慈母之前是可笑其無識也然南士亦有過焉誠使能自治其身如古人立乎朝則著忠讜之聲處乎大位則政修而事治論者之喙將自息矣何以空言爲乎太學梁君南粵人也入學二年其師材之其友敬之其將歸覲其親其鄉之人蒙繇道來言吾故以南士之說贈之

贈盧信道序

吾鄉之士多秀而有文比三百載間其俗凡三變在宋中世相高以文辭逮乾道淳熙後聞大賢君子之風而悅之重道德尙名節褻衣危巾講論性命言行

必本乎禮義閭巷之間絃誦之聲相接至於元以功利誘天下衆驩趨之而習於浮誇負才氣者以豪放爲通尙富侈者以驕佚自縱而宋之舊俗微矣大明御宇內今三十年屢詔誥四方刻削元之遺弊吾意士俗當復如宋時之美乎宦學於外久不與鄉人接未之見也今年臨海盧信道繇鄉貢進士奉詔閱兵籍於山南予獲與之語其氣薰然以和其容翼然以恭叩其議論出入乎詩書沉涵乎禮文又皆粹然以正一何其善自變也人不知學則已爲學不以宋之君子爲師而欲達諸古猶面山而趨而欲適乎海也乾淳之學莫盛於朱子博文以致其知主敬以篤其行而審於義理之辨此豈特朱子爲然哉自孔子以來固然矣然則師宋之君子固學孔子者所宜爲也爲士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術業乃與孔子背馳豈足爲善變哉予少有志於學於宋之故俗每有慨於心焉悼流俗之失而喜信道之得之也故因其歸俾告於鄉人使知學孔子必自宋之君子始以復宋之故俗非予之私言也蓋亦聖明誥教之意也

送周景琰入試序

學莫善於自得自得而後能化辟之木然天之生也潤之以雨露作之以風雷是物同得也及其培植既久其材或可以任梁棟其實或可以適口腹紛綸繁盛各效其用於天地之間爲辛者不假味於甘爲甘者不求助於苦松不必如柏而同歸於可用杞未必如梓而同至於可斲皆成於其所自得而是物者亦莫知其所自繇夫是之謂能化古人之於學其取於聖人之經猶木之待風雷雨露而後生也及其得乎斯理而致其成守其恆者爲善人達其奧者爲君子而造其極者爲賢士其所得雖有大小之殊然其才智浩乎不見其窮道術確乎不爲習俗所變未有假習陳言故迹而成事功者故古人之於事有所不爲而所爲必名於後世以其自得而化也不善學者則不然非不學乎經也而不足以待經之理誦而習之則有餘推而用之則不達其於斯理也悅乎目而不入於心窺其常而不究其變如觀寶玉於富人之室非不知其可愛而不能使之爲己用故有所爲必勞動而無成是豈特學者之過哉教之者無其術養之者無其素故耳國朝有天下思得足用之士而任之興學建師積以歲月而考

其自得之效數年以前詔以今歲大比至期而郡邑諸生冠帶而集者以千百計而臨海周景琰與焉景琰才良而氣溫蓄乎學而聞於人者已久其所能衆人知之而 its 所得者衆人則未之知也今將試於有司出而用於世茲其漸矣景琰其爲善人以進於德乎爲君子以化民敦俗乎抑爲賢者以致當今之治垂來世之則乎余心之望於景琰而當世之願於天下之士固然也苟徒誦習陳言以求合於有司之選而不能周一世之用豈吾所謂善學者哉豈當世之願於士也哉

贈林士恭序

黃巖林士恭好學而篤志其父將千兵鎮隣郡括蒼而母夫人留居故第士恭欲處以奉母則無人乎父之側欲久乎官所則無以慰母之心輕裘美味奔走兩州間以致其養問安之使踵相接也士君子聞而嘉其孝今年秋自括歸省母郡博士蘇公平仲爲文贈之士恭以予善蘇公也示予於寧海且以贈言爲請予無言久矣然黃巖寧海同郡也士恭見知蘇公而予與蘇公故交其道又

同也焉能卒無言乎古之贈言者非以稱其所已能蓋以益增其未至者耳士
恭之能養蘇公已言之凡古聖賢之言孝皆士恭之所學而自知者也子將何
以爲士恭贈哉雖然士恭亦聞天子之誥之訓者乎旨甘溫清以適其口體定
省愉悅以承其心志世俗以爲善事親矣而復有大焉者臣乎忠友乎信兄弟
夫婦和以別官以奉法戰而致勇此孝之大要而復有小焉者居處不可以不
莊懼其或慢以辱親也言語不可以不慎懼其招怨以危身也精微廣博雖堯
帝之平章百姓大舜之慎徽五典無以加之自皇王以來以訓誥化民未有感
於今者也士恭之孝固美矣觀乎此也其亦有所未至者乎苟有所未至其可
不加之意乎夫言之善者雖恆人可以爲教而訓誥之所陳聖人之言也雖庶
人不可忽而天子之詔天下所當奉承以行者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
文哉吾從周然則吾之贈士恭非予之私言也天子之意而孔子之法也蘇公
學孔子者其必有感於吾言也夫

贈劉文仲序

代太史公作

余未冠時游學郡城中與文仲之父劉君彥祥交劉君時年三十餘鬚髯漆黑面雪白褻然衣冠頡頏諸公間方以功名爲志少所推接然獨與余善館於別室朝夕與語甚驩間命其子出拜五男二女長者七八歲小者三四歲言笑啞啞眉目秀朗如畫圖競牽衣袂相追逐則文仲兄弟而文仲其第六子也中更亂離余遁藏山中不至城市者頗久後二十年兵革稍戢郡守辟余爲郡庠師授五經於諸生復見劉君劉君署金華縣典史朝夕奔走大府形容衰憊不類曩時而諸子皆長大有室女亦已笄且適人矣旣而余赴召至南京留官儒臺出入翰林二十年以老引年乞身而歸每念劉君而文仲訪予於浦陽修髯長身大類其父子驚問劉君安在兄弟皆無恙否而劉君作土中人已十餘年其七子之中惟文仲及一弟在餘五人皆已死矣嗟乎昔見劉君雖少憊而壯氣勃勃不衰安知其遽死哉然劉君年已至猶可不恨至其諸子余乃親見其孩提時嬉劇膝下如昨日耳今死者已死而存者如文仲且近五十爲老成人則予雖欲不耄烏可得也文仲嘗被推擇爲郡邑吏復遷吏北平以省墳墓辭還

其來訪我也不忘其先人之交而余也追惟平生之故寧不慨然乎蓋古之仁人見舊故則相贈以言余毫矣欲無言者久矣獨於文仲而有感乃述平昔之所見以贈之使兩家子孫知予與劉氏有故而不忘相交之義云

贈王時中序

攻乎術者不足盡術之妙惟寓乎術者足以盡之天下之術未有不深且博者也苟徒竊竊然學乎其粗而不得於道則吾之精神智慮方爲所役之不暇何繇盡其理而用之善學者則不然於萬物之理無不窮衆理之變無不察心之所得固已絕出於人繇是而寓於術縱橫開闔無所施而不宜豈若專門獨學者之勞且陋哉趙括以善兵自雄一戰而喪軍殺將犯兵法所忌而不知淮陰侯平居饑餓困辱不稍自異於常人及乎爲將百戰百勝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括區區小智楛於一技而不達變淮陰之所學蓋有出乎兵法之外者其成敗之效宜然也余嘗見世人好論醫而不善治病每謂人言學醫者不足治疾惟學道者乃能知醫聞者或疑其非或大吾言而不省蓋知道者寡無足

怪也邑人丁公語予以臨海王君時中之善醫及其所治奇效甚衆心固慕之而縉紳間多言時中之學包羅恣肆如古方士如近世山林高人其容貌簡寂如儒者其神氣閑定如列仙之流莫能名其術也私益異焉旣而余姑之夫盧君有疾殆時中治之而瘳思所以報之時中笑曰是果以恆醫遇我邪使我欲金帛爲王公富人一舉手富貴終世尙何爲於此哉余聞而益異之從而與之言終莫測其爲人也嗚呼所謂有道而寓於術者其時中謂邪

贈四明邵真齋序

今年春余患痲瘡踰百日不止肌體瘠憊形容纍然兄弟賓客憂而謀諸人忽之者以爲不足治行且自愈危之者以爲瘡久爲蠱久且不可治余疑焉以問四明邵君真齋君脉已笑曰謂不可治者固謬謂不足治而自愈亦奚可哉然瘡之始作也一二日可止今數月矣欲速而暴攻之則損元氣我將徐守之而俟其自除旣而兼旬而瘡果漸瘳昔之憂者咸喜而德君各爲詩文以記其事君以醫聞東海上甚著於治余之疾特其餘事不足爲言也然余獨有感焉自

昔天下國家禍亂之生其初未必無可治之道也當其憂而謀弭亂之術才不足者務爲夸言以自高每易之以惑世智不足者過爲危言以料事必難之以驚俗惟其不能燭乎事機之會究乎治亂之原故眩於紛紜之變而不知所以治之若夫豪傑之士則不然其於天下之故以是而始以是而終用某策則速成而勞用某策則淹久而逸炳然默識於心胸之中而不爲羣議所奪如羲和推筴以考日月之度造父王良執轡而知馬行之遠邇扁鵲見垣一方人而知五藏之癥結無毫髮之不合斯須之不讐苟得其人而任之則烏有難平之事哉若邵君之於余庶幾近之惜乎其所治之未大也余少有志於是嘗辟諸醫以爲賈生善知脉而不善爲方董生善爲方而未嘗言脉周公之於齊魯預知其後之強弱治亂閱數百千載而不爽此真知脉者也孟子之於齊梁并其爲治之纖悉而傳之此真知方者也恨今世無其人與共論斯事邵君言論恂恂然類有道者得無祕之而未肯發乎於此誠有得焉則喜而德君者非特余兄弟賓客而已也余願於君悉聞之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以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輝然而溫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夏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爲辟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涵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汗潢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沉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資處之恆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

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爲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爲樂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奚所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吾君爲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

將爲之贊助焉則吾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之職不負愧則吾之心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爲哉天台李君守恆以美才爲上所拔擢任內廷承過者三年今繇左通政爲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而實送王文罔序

代太史公作

上既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奇能足用之人駢興錯出布列乎內外爲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講說日程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喻上旨以爲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宗之至今不衰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恐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攜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

一珍做宋版
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罔承命將還告余請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罔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駿功溢宇內威氣薄日月天地爲之磅礴山嶽爲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災害生焉皇上有天下今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得異材出而宣揚盛美播於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効才技況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覩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罔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也尙從而質焉

送浮圖景暉序

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稍盛其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於孔子曰儒釋世主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旣撲而愈熒旣滅而復興惡者之五六不勝喜者之千百延至於今塔廟多於儒宮僧徒半於黎庶西域之

書與輕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爲楊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之道則一然皆不數傳輒不復續釋氏更千載而不廢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氏之術其深若足以通死生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之權惟其深也故過於智者悅焉惟其幽也故昏愚之氓咸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勤行固執而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修蔓延纏乎海內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然孔子之道猶天然豈以其同稱而損哉有一善可取孔子且猶進之聖人之容物固如是也況釋氏設教一本乎善能充其說雖不足用於世而可使其身不爲邪僻不猶愈於愚而妄行者乎故儒之於釋縱不能使歸之於正姑容之恕之誘之以道傳之以文然後可使慕入焉四明璧奎曄師年甚少從烏傷龍門海公爲弟子性慕儒學頗至其來京師而將還也海公屬予有以告之余非釋氏徒固無所告也然曄師之居烏傷睹土田之沃室廬之稠市廛之富亦以爲盛矣人告之以京師爲尤盛豈不疑之乎今至京師而觀之然後知其不誣也夫人學於釋氏已

久驟而語之以儒道之大不猶昔之疑京師者乎在乎造之而已擘師其歸而求焉苟有得吾之言則去周公孔子之道不遠矣

贈瑄蘊中序

學道之士既無求於利祿宜乎無所處而不安然居山林者煙霞之與儔麋鹿之與朋去人羣遠世膠不獲從名人勝流講說咨叩以廣其業其流多失之野宅市朝者交乎王公薦紳以修其文接乎碩師宿學以通其道苟不得幽夤絕特之地盤旋憩息以澄其志其流或近於肆今佛者瑄上人則不然其始去天台而遊京師四方之士多與之善巨公大臣多稱其賢上人日處鍾山大靈谷寺雖近市朝而其志猶山林也今年將住持括蒼之南明南明去郡城爲甚邇有泉流林木之勝而郡博士眉山蘇公之名聞天下上人道古言行於余視其儀度通而和質而有文其論議理而節達而不浮翩翩乎佳士也以是而得蘇公與之往來問答其道寧有不進者乎余棄於時而居乎海上日與樵釣者伍欲從蘇公而不可得於上人之行不能無所感焉雖然吾聞古之有道者果有

可樂生死不足爲之變窮達不能改其常而沉於出處喧寂之細者乎是必有出乎見聞之表者苟得其要則雖與蛙黽雜居而非辱軒冕在躬而非榮蘇公之爲人視無覩也聽無聞也而於理無不察於事無不知豈非庶幾有道者乎上人行尙以吾言問之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四

久矣而猶以能讀之大本雖有未詳者乎在子雖之而已

釋理

道之士雖無大志而欲其子孫無所不聞然其山欲其理之與

其理也夫夫能讀其理不特其名公大德也雖其理中取法其理

其理也夫夫能讀其理不特其名公大德也雖其理中取法其理

其五學其理也夫夫能讀其理不特其名公大德也雖其理中取法其理

其理也夫夫能讀其理不特其名公大德也雖其理中取法其理

其理也夫夫能讀其理不特其名公大德也雖其理中取法其理

其理也夫夫能讀其理不特其名公大德也雖其理中取法其理

其理也夫夫能讀其理不特其名公大德也雖其理中取法其理

其理也夫夫能讀其理不特其名公大德也雖其理中取法其理

其理也夫夫能讀其理不特其名公大德也雖其理中取法其理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五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演輯訂

十一世 孫忠奕

重編

十一世 孫振節

記

艾庵記

春官員外郎閩潘侯某清慎有文以艾庵自號或見而疑之曰楚三閩大夫賦
離騷以春秋褒貶之法施諸草木禽鳥而寓意乎君子小人於蘭茝荃桂蓋亟
與之而於艾獨未嘗少貸焉歎芳草之變為艾傷賢者之隨俗以化也戶服艾
之盈要以斯人之莫好修也今侯之賢不取其所與者以自擬而以其所賤者
自名何其異歟或從而解之曰非是之謂也侯殆取夫創艾自新之意乎夫人
品之不齊惟聖人無所艾下愚不能自艾有所警乎中而輒自悔艾者君子之

事也絕舊愆之萌芽培天德而日滋俾旦之所存超乎昨而暮之所得過乎晝則於道也其進可量乎艾之名庵其不在是乎會予至京師侯以二人者之言告且曰予以爲何居予曰二說皆是也前之言疑侯之廉於取名後之言知侯之篤於進學雖然謂創艾自新美矣謂三閭褻貶爲當其實則未可也三閭狷者也其取物也恆偏於名而不切於用故艾在所貶絲聖賢之道觀之艾何負於蘭茝荃桂哉生民之疾無窮而藥石之品人人不能蓄所能蓄者惟艾爾病者咸仰賴焉使天下而無艾吾懼夫死者不勝其衆也較其功蓋亞於菽粟三閭於菽粟猶未遑取則無取於艾也固宜然神農氏帝之聖者也而紀其名孟軻氏賢之大者也而稱其功雖見賤三閭烏能損其美哉潘侯以之名庵必有取之矣舍聖賢不信而信三閭知侯不爲也或者疑侯取名之廉夫亦焉知其取類之遠乎且先治己而後功利可及於人創艾所以治己也起疾之功所以利人也亦在侯用之何如爾若夫取諸保艾以安其躬取諸未艾以慎其終亦未爲無所用也善用言者雖恆言可以成德不善用言者雖美言不免致惑然

則人謂艾爲蕭可也謂爲創艾可也三閭賤之可也聖賢貴之亦可也予從而言之亦未爲不可也於是潘侯嘆曰博哉子之言非惟得我心抑可正三閭之陋使艾有知死且不朽

益齋記

余始至浦陽與邑士戴君元直遇元直長身昂然顧盼峭聳酒酣談論雜以嘲笑辭累千百無澀滯窘復態鋒穎橫出氣概一座余驚駭意其爲奇士而惜余拙訥不能與之往復詰難也二年又見元直其辭諱給敏如故而爲禮恭遜斂戢意若自少昔之所爲者余又驚之疑其有所得而然未暇問也又一年重見於錢塘諸公名士皆在席各吐所長爲樂元直攝衣坐其下俯首斂膝不發一談日暮賓退恂恂揖謝侃然趨去儼若愿慤君子及與之言皆中道理去前時甚遠而諸公亦稱其美不置余大驚而問焉元直曰吾少時嘗以醫出遊涉吳楚沂淮泗至齊魯往來公卿之間虛左而俟東帛而迎者不可勝數吾時志高氣盛謂口舌間足以成事方以此自才而人亦多以此奇我及今揣之然後知

吾之過多矣嘗聞於季父能軒君以爲易之遷善改過莫善於益乃以名吾齋
吾將歸而求於聖賢之學子意何如余聞之愈大驚世之任意自喜瀕衰老遇
挫抑而能悔悟者有之矣未有易慮於壯強之時改節於無事之際者也予見
元直於數年之中而三改其德每見異焉非有志於道者能然乎聖賢之道甚
近而易行也人鮮或至焉者亦止於自足爾以元直之善改過苟從事於聖賢
之道旦以爲是而暮已悔之昔之所爲而今覺其非雖日異而月不同可也余
蓋將屢驚焉豈特一再而已矣

學士亭記

賢哲之處世烏可以跡論哉當草昧之時世衰道鬱抱經綸之志而不得施安
能舒暢其心神流浹其情志乎故或放迹於江海或養操於山林求遺世忘累
之士而與之遊其意非求其道也蓋寓迹於物耳苟徇迹而論之豈足以知賢
哲之用心哉當元至正中有大儒先生太史公出於金華以道德性命濟世之
略爲學學成而四方兵起天下大亂公知莫如何往來山水間著書以自娛時

烏傷聖壽寺有千巖大師者磊落善談論喜與吾儒遊公時時過與之語輒連
日夜不休當其適意時或攜筇陟崇嶺看雲起臥石床聽泉瀑聲久則大笑而
別別已復會人見其然以爲公樂聞其道豈知公者哉及乎真人御極僭亂平
而四海定公應聘而起居朝廷者十有九年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年六十有
八致其政而歸於是大師亦圓寂已久矣而龍門海禪師復主聖壽以爲斯寺
公之所嘗遊也乃以洪武八年某月作學士亭於寺之南名以公官亭爲公而
作也海師以某從公學俾記其事某惟昔之賢者與方外交若陶彭澤之與惠
遠周元公之於常總歐陽文忠公之與居訥者有矣彭澤惟虎溪一笑元公以
鸞名溪以青松名社然不聞有所創造也文忠旣去而寺僧某作亭其寺以公
別號名之曰六一亭矣然亭作於身後文忠不及見也今海師時公之還而作
亭亭成而公氣彊體康肩輿觀覽乎其中此固古之所無而今之所僅有者也
其安可無述然六一亭之作文忠之門人蘇長公實記其事其文傳故其事著
某賤且駸何敢僭冒以汙偉跡哉雖然公之跡後必有知不待斯文文以道公

之志某固不得而辭也

宋氏爲善堂記

洪武十年制贈今太史公之顯祖爲太常少卿顯考爲禮部尙書制詞皆皇上所親製以爲公之顯榮於今皆祖考爲善所致公旣嚴奉以歸與其伯兄教諭君景淵告於廟祭於家會其族人於金華之故宅以侈上之恩而教諭君爲燕居之堂適成乃取制詞之意名之曰爲善所以昭先德且教後人也君子之爲善固未嘗有求報於天之心然其厚薄久近各以類而應此天道之必然不可誣也自夫異端之說興以禍福鼓天下之耳目以謂爲善則可以裕於身與家延及後昆而報及來世使皆有利乎報而爲善於是利與善之說不明而誠於爲善者寡矣夫善者天之所賦人之所有者繇乎仁義忠信而行乎家推之以及乎人大之被於衆庶皆義之宜爲爾豈望其報哉望乎報而爲善雖所有合於義猶爲利也公之先十餘世退然處乎田里修詩書禮讓之教行集於身而不耀德施於人而不居其所蓄積者厚矣一旦大發於公之身文章被宇內名

譽蓋天下位乎朝廷而推榮二代潛休隱德見稱於聖主而大白於四方繇是宋氏之善昭乎如日月之不可掩其先豈預蘄其至此哉雖公亦不預蘄其若此也不預蘄其若此而天卒莫能違此善之至者也教諭君嘉厥弟之有成揭而志之使後之人取法焉亦可謂能教矣雖然教之以名不若以身之爲愈教諭君年七十餘慕古人之道不怠日坐乎斯堂之上訓其子孫者甚至蓋庶乎銅鞮伯華司馬康之風焉爲善之澤其有旣乎若上之褒寵宋氏者殆不止乎斯而已也某公之門人也尙能爲公道之

畸亭記

人之所得皆不能全受於天者深則遇於人者必淺合於人太甚者必無所得於天也夫聽盡乎謀而視極乎哲心通乎道而性純乎德此雖皆可能之而未必皆然以其制於天而天不畀之也於此有人焉獨若有得於斯耳也若或曠之目也若或闕之思也若或起之存也若或植之凡其舉措猷爲皆若陰有以助之者而衆人不與焉謂非深有得於天可乎夫其所得者旣已卓然超乎萬

物之表矣而又逐逐於衆人之後求其餘腥殘穢以自飫非惟人不之從而天亦不之許矣故凡特立之士多不合於人非天欲困之也取乎天者已多其不能兼得乎人亦其勢然也自古昔以來惟聖人不常囿於勢自聖人以下多不免爲勢所屈詩之亡屈原之詞爲最雄故原不爲當時所知爲最甚莊周荀況皆以文學高天下故二子皆不遇杜子美李太白詩人之絕羣拔類者也其他以道德才藝困者甚衆夫既有得於此矣其能與彼耶負此以自珍以爲舉天下之貴者不願與易人之見知與否尙何足論莊周謂畸於人者侔於天吾嘗有感焉會稽楊宗哲爲人清慎不苟少能爲詩居太學數千人中獨以吟詠自娛不求人知而人亦少知之者後得一官爲成都衛知事成都在西南萬里外而知事被儒服處武弁間嗜好論議宜有難合者宗哲一寓諸詩其喜戚逸勞乖違會聚必有所述其言簡而深淡而章往往皆君子之道也間以畸名其亭而請予記予固畸於人之尤者也而何以記斯亭乎然人所志有遠近故所合有大小侔於天者使心之所慮身之所出皆與天合雖困猶達也畸於人何患

焉向使喪廉恥捐道義而求人之合縱至貴顯其辱彌大且獲罪於天矣其如
天何哉宗哲居於斯亭笑歌自樂洞觀千古果孰爲得孰爲失乎孰爲合孰爲
畸乎尙友百世之賢豪而與之俱則夫畸於人也俄頃之間而合於天者不可
以數計其畸也烏知其非合之大乎

希董堂記

祿位高乎人者可以耀一時而不足以傳百世道德備乎身者可以傳千古而
不足以貴當時有志之士將安所取則哉吾之所受於天者推之可以澤天下
垂之可以法無窮非特可徼利達也使富貴而事功昭乎時福澤加乎民君子
固有取焉苟徒祿位而已矣則君子奚取乎是漢儒爲公卿者多矣公孫弘之
寵祿終身韋賢之父子相繼孔光胡廣之壽考皆當時所指說稱頌以爲善保
富貴者千載之後雖庸人孺子皆知輕賤之董仲舒在武帝時最爲不遇屢遭
有力者擯斥不得立朝廷而周旋藩國以仁義道德匡正至今尊其學術以爲
聖賢之徒士之善尙友者每喜引以自望則夫人之真可貴者果安在哉世方

汲汲於後世之所賤而不汲汲於後世之所慕非其甚惑歟若吾秦府長史茅侯大方其所謂善尚友者歟茅侯有學行爲淮南學者師考績入朝天子召對而悅之擢爲大國輔臣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寵侯以爲布衣而受隆遇懼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諫爭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云茅侯爲人敦大和雅不亢不諂其於正誼明道之言深有得焉蓋聞董子之風而興起者然董子不爲人主所知其出事藩國多遇驕王故匡正爲甚難今茅侯之仕也天子嘉其能賢王重其德從容規諷內外推服其所遇於是過董子遠矣雖然劉向嘗稱董子謂伊呂不能過蓋惜其不得盡行其道也使董子而得大位其可慕者豈不愈多哉蓋祿位者小人得之則彌貴而彌辱賢者處之則彌貴而彌光賢者非以位而貴也道施於人被其澤者衆故其譽聞益賢也今茅侯以盛年逢盛時志意偉然才氣傑然焉知其位不過於董子哉得董子所不得之位而行董子所欲行之道使天下後世有慕焉則侯爲善學古人而不負天子之訓矣

借竹軒記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抱憂患俵俵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自旦至暮班荆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於南門之南草戶之外有竹數挺視其楣間有借竹字余指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於茲幸又有竹故因以識吾好耳他日願有以記之予疑惟中在逆旅中何暇事此因自微笑不答而今年遊浦陽客有自越來者致惟中之言重以記爲囑且謂惟中居會稽有山林之樂甚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己之室竹則自有之矣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苟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遊吾心者也膏腴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牛羊犬馬非我所得備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妾贅疣也軒冕倘來也甚而言之雖吾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竹乎苟自其固有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人溺於自私視世之物皆執以爲己有營營乎得喪之區而不

知止何異於蜣蜋之丸糞土乎吾嘗絕江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之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車大纛馳聘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巷婦嘖嘖隨而瞻望之以爲神人者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隴狐狸窟而烏鳶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冥漠之中乎故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而人方以爲忻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爲斯須以天地爲室廬以萬物爲遊塵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嬰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遊探大禹之穴弔子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者之故果孰爲借耶孰爲不借耶惟中幸此下有闕

綠疇軒記

江南盛時其俗異於天下者君子修德以教野人其野人力樹藝以奉君子分既素定逸者不以爲無用而勞者不以爲有勤上下相資恩意交浹鄒魯之盛殆不能過暨其既衰而弊文喪質煇君子以肆野人以病清言宏議者蕩而不簡作勞食力者鄙而難使於是俗之異適足以爲患然善爲治者不徇俗以苟

同亦不矯俗以求異因其故理而正之使宜乎人情而已中州之制異江南舉君子野人而一之則民必苦其不便周之時閭族咸有師漢鄉邑有三老苟擇其才且賢者復其身俾淑鄉人子弟德可以爲師則恆民皆以師禮事之才行不能過於恆民者雖故家世族皆斥與恆民齒則民莫不勉於學而俗可美也此豈非近於先王之意乎三老之設今固有之矣德足以師其鄉而爲民望者余之所願見也浦陽鄭叔器爲余言烏傷黃君公謹以學行重於鄉鄉民有疑必問焉有愬必赴焉有乏必求焉黃君應之不倦而處未嘗不審率子姓力田以爲細民先闢軒於堂左命名曰綠疇示民以弗懈也君子常患乎不知稼穡野人常患乎不明禮義使無二者之患天下寧有不治乎黃君居君子之位既有以教民又率民趨所宜務此南國之所鮮也因其所鮮而旌之民胥效其所爲君子不肆野人不病豈不始於茲乎惜予力之未能也夫闢一室不足以書有以名之亦未可書至於俗之盛衰其端微不宜不書也故具識之使人知黃君果君子也

禮有因時而宜變者固不以出於聖賢而皆從之也夏商之禮定於禹湯伯夷伊尹夫寧有過哉周奚爲而損益蓋以時之相遠也周之禮去後世愈遠宜損益者多不幸而繼之以秦漢秦不足言乎禮而漢又無卓然大儒可以損益者定一代之制時君雖緣情有所創建德不能勝其位人不之信而競攻之故周禮之用至今文武周公之所爲宜若不可損益也使有聖人生乎後安知其果無損益哉禮有不可變者有不容不變者不可變者本也不容不變者文也以本視其文則爲拘以文視其本則爲愚墓藏而廟祭周禮也漢之時有墓祭蓋以情起者其文不同其本於孝敬與周何以異言禮者以其出於漢也多辨而非之非之非是也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祠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奚獨可祭於廟而不可祭於墓乎人子之於親食其器則若見於羹入門則若坐於寢遊則若憑乎軾臨淵則若立乎涯於其足迹之所歷念慮之所及皆若見之況於體魄所藏而有不思者乎思而其魂氣有不集者乎因其魂氣集於思卽而

祭之不可謂無禮也從而廬之亦人情之所不能已孝敬之道也焉可深非也哉然廟祭者常也祭於墓者循情而制變也常而不敢忽乎變者君子之事厚於墓而疏於廟此則非可也永康朱君世庸既葬其親于里之獨松原歲時省焉則慨然悲視其草木垣域皆若見其親然曰吾親安知不在是乎遂菴於墓之旁以時敬題其額當省之時則致敬焉蓋合禮之變者因徵記故爲之言使知變而不失其本聖人所不棄也

慈竹軒記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暮抵鄞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遙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肅以入張燈具設羞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飾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温温敬輝因爲予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箇滋植茂甚母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畀一言

余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未果爲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乎心也今年較文於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余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數十章敘離違之情以歸田爲望讀之悵惋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不可得其視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盞舉上壽相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魚衣有棗絲無求而自足無媿而自適其得失爲何如而余何以爲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輝之工也余之不若敬輝非余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於齊梁毀於武叔臧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蘊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爲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尙無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或者天假佑之閔余母子兄弟之睽於先而俾得合於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敘天倫之樂尙當過敬輝之廬以觀慈竹之盛蓋有日矣敬

輝其待之

企高軒記

以跡觀人不如以心觀人之爲得也治水也播種也困窮於陋巷也苟以跡論之則烏得而苟同苟以心而推之則烏得而不同豈惟聖賢爲然雖君子亦然司馬遷之感憤宏博見於文辭杜子美之忠義懇款形於詠歌其世殊其業異論者謂二子可以並稱豈惟人爲然雖物亦然金玉不同質而貴同水火不同性而用同麟鳳不同形而瑞同夫苟知其所同則尙何異之足較哉東漢之末徐孺子隱南州以節義自守不可得而衣食當世之士高之吾邑人徐君太玄少學老莊書清修有志操執樂事於今藩王府予過其居題其休憩之室曰企高勉其學孺子之爲人也或者以爲孺子處季世而太玄生盛世孺子業儒而太玄習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玄衣食於國孺子不屈以潔其躬而太玄以一藝役於世宜無少同者而何能企其高乎予以爲不然士之高卑在道德心志不在隱顯其中誠有足高者雖混跡屠沽中不能害夫凌雲絕塵之趣誠

無得於內雖巖棲澗飲而貪競之情不忘則亦卑污之人耳故在己者高矣雖富貴權寵不能奪其守而陷溺之而況古之高士固有隱於道術者乎在己者無足高縱遠引冥逝欲自爲高而不能也今太玄之跡同於庸衆人而視其顏貌燁然若超乎埃氛之表不與人世相淆者其胸中之所存予安得知之哉予未足知之而世欲斷其高下果足以得其真否乎蓋謂太玄爲孺子固不可謂其不可學孺子則尤不可也去外慕出嗜好泊乎不以天下事物汨其心而語默取舍去就之際必審夫義焉則孺子之高在乎太玄矣士患不知所企耳烏有學焉而不至爲其實而無其效者乎

息耕亭記

方子行於越之野遇丈人焉誦而耕油然自得也怪而問之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奚不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僂暑不遑褰疲不暇憩遇長值貴翼然而峙肅然而視側耳眴目如事嚴父強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典粲其盈目涉其流則若

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撐舌刺口疑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繇質良良已逝追
計馬蹟欲知其方困而罔獲是謂學勞羣言胥攻萬牛之毛以之明道繫影以
緬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爲不悟尙修其辭逞怪披奇窮
精億思遐觀千載竟亦何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廟廊逢迎阿比以取嘖
笑屏束學術宣敷條教物薄人澆機深窈巧寬則致侮嚴則取誚智絡氣使惠
煦威鈞古人之思自哂且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吾哉而子何
問焉且吾之耕始也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今也土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
衆人之耕也手與耒乖故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乖故苗瘠而土病吾
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甚於樂而樂莫過乎心與物俱忘鳧浴乎
水振翮修羽不勝樂也鷄浴乎土振翮修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將不
勝病矣忘其爲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爲水然後能與水俱冥而不死吾今忘
其爲耕矣非特忘其耕且忘其所以耕非特忘其所以耕且併耕者而忘之耕
者吾邪非吾邪天役吾邪吾役天邪吾且不知而奚以耕爲治天下猶是也德

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爲治也
可幾矣膠膠焚焚以心術相繆智計相延雖欲耕可冀耶余拱而問爲治之道
丈人不顧負耒而去莫知其所止蓋隱君子也烏傷王仲縉爲余言其兄仲言
嘗學經而好耕爲息耕之亭以休息焉安知無隱君子往來其間乎仲言儻見
其人其以吾言質之

艤航軒記

浦陽鄭君仲潛壯遊都會盛麗之區未老而休於麟溪之故宅築室池上修廣
如舟狀揭其眉曰艤航時率賓客燕息其間悠然若有以自樂而人莫測也客
有嘆者曰人惟內有足恃也然後不恃乎物能不恃於物然後能無物之累而
物皆爲吾用世之恃乎物者亦多矣珪組車馬恃之以爲貴玉帛錦繡恃之以
爲富斧鉞兵甲恃之以爲威有自恃之心則所恃者不足恃也惟不自恃者恆
有而享之古之君子視衆人之所恃漫不以入其意而惟修其足恃者以徐觀
乎千古之道彼非求異於人也審所輕重而較之固不得不與人異也今鄭君

之家禮義可以維持數十世室廬器用可以歷數百年而不敝所畜可以惠鄉邦而人望之者以爲舉世莫能抗君顧若不有於己而視其所居爲暫艤之航其不恃於物可知已某聞之而笑曰豈特一室爲航凡天下之物孰非航也視適意可喜之物如雲行鳥逝不須臾存乎目者航之艤也子視子之身自少而壯壯而老曾有一日之息乎事物之接於身而浹於心者引領而承之莫不可悅旋踵而卻視有可得久存而不去者乎故自人而言之身世皆航也不可而艤也自其大者視之鉅且莫過於天地而天地亦航也亦不可得而艤也夫天地且不可恃以爲固而況於人乎而況一室之間乎然天地不能自立也必有立之者不能自爲也必有爲之者天地有壞而立之者未嘗變也人之生有盡而俾之生者未嘗盡也噫航乎果誰爲之而誰艤之乎吾將與子掇其維振其紀以求之於一氣之始則夫不恃於物者其可恃也遠矣

巾山草堂記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著者天台四明鴈蕩天姥皆穹

窪崐峻爲天下奇觀跡擬乎蓬閩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趣之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易援企而遺之歟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語之曰巾山其上有樓閣室廬之美高人至郡者無不往遊凡宅於左右者必構危架迴以挹取朝嵐夕霖之異態蓋其勢邇且卑其所蘊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衆樂觀焉盧處士定谷家正與山相面因名其堂曰巾山草堂定谷知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靜不競非安於卑近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較乎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過於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憚其難而安於淺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夫高且大者亦烏可哉故順親弟長事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外焉堯舜之道與天準而謹言慎行可以馴致焉巾山巖壑之盛視天台四明固有間焉其有會於人心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定谷必有以識此矣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夷仲張君廷璧林君公輔陳君元采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

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二君亦將老矣予繫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於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尙語山靈待我東歸尙當約同志重遊因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藏器軒記

無其器與有其器而不良而望用以善其事者百工之所難也今欲爲室堅美之材山積於前而無規矩斧斤以治之雖有絕世之巧將安施焉使削蒿爲規矩揉鉛爲斧斤而命公輸成室雖假以歲月營以智力必不能有所就故用非其器猶無器也無器而治室且不能成況天下乎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器三代盛時在乎位者既皆持此器而用之又教天下之士使人各藏此器於身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是以有位者無不知道而凡民無不學道故上下相安而成治也易及秦廢禮樂仁義而不修盡舉三代爲治之器焚之而用其剛虐私刻之

法以挾制黔首猶以爲未足復使黔首皆以吏爲師而習其所爲故方其盛時閭閻山谷之民岌岌不敢出氣及其衰也一旦發憤奮起以戕其君亦何其易哉用無其器上下相猜而不足以成治功無怪其然也自秦以後稱治者惟漢與唐宋其所爲雖過於秦然或以小慈爲仁或以似正爲義或飾繁文以爲禮樂其器不良欲以致三代之盛終不可得矣三代聖人之用此器也驗之於身而誠推之於家而和然後發之於政教故人之從之者信而化之也遠苟無本以行之則虛器耳人將從之乎今皇上有意崇古之治立學校以造海內之士歲擇其良納之太學以教之以備公卿大夫之選猶古之制也於是太學之秀皆奮然磨礪其器以致用自期天台李宗魯尤其傑出者也乃以藏器名其軒豪傑之士固有及時復古者矣況上之人方以三代之道望於士士可不以三代之道自望其身乎後世之君臣非皆不如古也其不足復古之治者器不善也以規矩爲方圓以斧斤爲斲削自三代至今無有異獨仁義禮樂不宜於今之民哉弗行耳宗魯敏而達於爲政爵祿之來不可遏矣仁義禮樂之澤殆將

被於今乎苟徒小慈似正而已矣飾乎外而已矣任法而已矣是豈惟宗魯不爲哉亦非予之所望也

草心堂記

養親之道難矣以具滑臠甘美可以爲養矣則饒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爲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爲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爲至大故報之爲甚難也耶故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爲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爲庶幾焉然亦難矣果能至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此吏部郎中永嘉楊景衡草心之堂所繇名也景衡早遊庠序通春秋學領薦書於鄉擢居是官京師去永嘉數千里母夫人在堂以舟車之難也不敢奉迎就養因名所居堂以見志蓋取諸孟郊東野之言昔者詩

人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亦謂寸草難報三春之暉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天下之事無難易惟自以爲不足者所爲必有成而自以爲已至者恆不能進乎道景衡篤志好古以有祿位爲時名大夫亦可謂顯揚父母矣而退然自託於窮人之辭感親恩之難報其不自足之意何可及哉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亦惟不自滿足而已爲子而自足必不能底乎孝爲臣而自足必不能盡乎忠爲學而自足必不能至乎聖賢之域景衡年尙壯強爲學方未止而不自足如此推是以事君治人道德功業之成可望矣他日宦成而歸奉觴爲壽使鄉人父老談事親者以景衡爲法而後世有稱焉則其爲孝也豈有既乎楊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師舜如之何亦勉於爲善而已矣

茹荼齋記

予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復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館舍蓋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腑殆不能人竊自思悼當世之人

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年而有者焉有都崇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怙恃焉則以爲大戚矣或四十三十斃然爲孤則不自比於人矣若予者眇在童孩之中而尊親頓已凋逝雖欲自名爲人尙敢望耶是以自忽忽而不寧食入口而不知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爲荼毒可謂甚矣因闢一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旣以志其悲苦亦以自勵也追憶少時狂僭甫有知識輒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輔明王樹勳業自期視管蕭以下蔑如也遊行四方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之繇至詳矣將求所以試之而復自淺以爲古之聖賢君子成大業立大功者天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患涉天下之至苦故其志堅凝而不懼氣充盛而不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來奔走屈抑於塵埃中爲奴隸之所訾叱庸夫俗吏之所困辱心私自喜間以告於先公先公忻忻焉如不知其駭陋蓋深意屬之不幸寡佑先公遽棄以去嗚呼尙忍言耶天之苦予一至此耶苟不自勉何以白先公於地下耶然患過而忘備處安而縱逸者恆情之難免也余也日處乎

